



大 使 命

季刊 第三期

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May, 1994



雙城記

THE TWIN CITY STORY

樣書請勿拿走



目錄

- 3 會長的話 寶貴同工・誠主鴻恩
- 4 同工心聲 工人、工場與莊稼
麥裕沛
- 5 邁步差傳 雙城記
編輯室
- 10 宣教體驗 一次難忘的經歷
葉淑明
- 16 耶和華以勒
王楚霞
- 17 短宣見證
黃鴻媚
- 18 宣教專論 普世差傳新秩序
羅曼華
- 22 宣教土壤 *The Complexity of the Church*
Howard A. Snyder
- 23 雙城記圖片專輯
- 31 宣教情 中國情
曾家彬
- 32 深化靈命 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一)
梁家麟
- 34 信心的功課
許志偉
- 37 靜修心路 靜修營：曠野的經歷
- 38 再造一顆寬恕的心
莫偉強
- 40 *My Experience with God During the Retreat*
Simon Tam
- 42 書籍推介 *The Chinese Study Bible*
- 43 財政報告

大使命季刊 第三期 一九九四年五月

出版者：大使命中心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1610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CA 91104, U.S.A.

Tel:(818)398-2400

Fax:(818)398-2441

Board of Trustees：黃存望(主席)/滕近輝/張子華/葉陳淑淑/

董事會

孫約翰/高雲漢/陳啓棠/宋仲虎/王永信

President：王永信
會長

Director of Operations：麥裕沛
院務部主任

Director of Spiritual Formation：王志學
靈修部主任

Editorial Consultants：倪貢明/陸蘇河/溫以諾/盧家駁/

顧問編輯

戴紹曾/龍維耐/蘇文峰/

Paul Cedar / Patrick Johnstone /

John Kyle / Paul McCaughan /

Jim Montgomery / Jim Reapsome /

John Robb / Bob Waymire /

J. Christy Wilson

Contributing Editors：李建安/周子良/林慈信/

特約作者

唐佑之/麥希真/許宗實/

梁家麟/戴紹曾/曾景雯/

Luis Bush / Arthur Glasser /

Howard Snyder / Ralph Winter

Editorial Committee：主編：王永信

編委會

編輯：王志學

執行編輯：麥裕沛

§ 本刊文章立論不一定代表本刊或大使命中心之觀點。

§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轉載，不需書面手續，以期廣於宣揚，唯請注明出處，並請將刊物寄下一份，以便互相學習並代禱。

深化靈命
Rooted in Spirituality

邁步差傳
Committed to Mission

寶貴同工 · 誠主鴻恩

感謝主，祂不單在事奉方面大大施恩，在同工方面也不斷賜福。



滕近輝牧師

首先，使我們非常感謝主而快樂的，就是我們所敬愛的滕近輝牧師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成為大使命中心的董事。最近滕牧師曾經表示願將以後的歲月用在普世宣道方面，努力推動華人教會進入普世差傳。此一負擔與大使命中心完全相符，相信滕牧師必會將更新更高更廣的異象帶給我們，感謝主。



羅曼華博士

同時，我們非常謝謝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在過去兩年內將該院宣教學教授羅曼華博士借給我們前後共約一年半之久。羅姊妹擔任我們的副會長，一同開發西伯利亞華人福音工作。在大使命神學院改為大使命中心的艱鉅過程上有極大的貢獻，同時並完成了一套十部之多的華人差傳講授錄影帶（廣東話）及助讀本，相信對華人教會今後差傳之教導及推進有鉅大貢獻。羅姊妹將於今年九月回來大使命中心，完成該套錄影帶之國語版，請大家多多代禱。



大使命中心香港董事會
(左起)劉裕翔弟兄、倪貢明牧師、鄧應善牧師

為了推展事工並節省開銷，大使命中心將於香港設立分會，並邀請倪貢明牧師、鄧應善牧師、劉怡翔弟兄為董事，從事註冊及監督事宜。《大使命季刊》發行至全球華人教會，以後將在香港印刷並寄發（北美除外），如此可節省印刷、郵費及時間，也請各地同工同道代禱。



鄭金城牧師全家

感謝主的帶領，華人教會資深宣教士鄭金城牧師接受我們的邀請，擔任大使命中心香港分會主任，同時注重開闢宣教工場及培育新建立的教會。鄭牧師曾在中國信徒佈道會作宣教士十三年之久，在中美、香港、澳門及蒙古等地作宣教工作。兩年前離開中信至達拉斯神學院深造，今年四月底畢業得獲神學碩士學位。鄭牧師是一位拓荒宣教者，他一生的事奉最大呼召為羅馬書15:20-21：「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這正是今日華人教會最缺乏的工人，求主大大使用。鄭牧師家庭除師母林潤英姊妹外，並有兩位公子鄭奠基和鄭奠恩。他們全家將於本年六月一日抵港視事，亦請各位同工同道為鄭牧師全家代禱。

工人、工場與莊稼

麥裕沛

主耶穌的大使命不單是使萬民作門徒，也帶有主的應許「我就常與你們同在」。在過去這三個月中，弟兄在俄國宣教工場上，也深深體會到主自己應許的實在。

首先，神自己差遣祂的工人在我們以先作預備。祂差遣了數以百計的韓國宣教士到前蘇聯各邦國宣教。這些宣教士無論在西伯利亞或俄國西部都給我們很大的幫助。他們熱情的接待，照顧我們的起居生活，免費讓我們使用他們的教會、差遣他們的信徒及詩班來協助我們成立教會。有一位金奉福牧師甚至租了一輛大巴士，請了五十多個中國人來參加我們的聚會。假若沒有這些宣教士的幫助，本刊另文「雙城記」的故事絕不會發生。

再者，神自己開發了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的工場。神藉著韓國宣教士的手發給我們新的挑戰：在莫斯科有日間的俄國牧者更新動員大會，晚上有千人以上的大型佈道會（與

A. D. 2000、學園傳道會等數個機構合作），在聖彼得堡的馬其頓呼聲，韓國宣教士們呼籲我們開始華人教會，也鼓勵我們建立跨越文化的教會，不單對中國人傳福音，也向俄國人工作，這些都是神自己開創的工作。

第三，神預備了發白的莊稼。二月間在莫斯科的火車站，我們向一位中國飯店的經理傳福音，他很樂意地接受了主，並表示這是他等待了幾十年的真理。他的飯店後來成為在莫斯科華人福音的出口。這些初信主的朋友主動地要求受洗及成立教會。在聖彼得堡也遇見了不少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及考察團，也有機會把福音傳給他們，其中願意信主的人數百分比高達百份之八、九十。感謝主，這些工作都是我們不敢想望又大又難的事。但主的恩典夠用，叫「大使命中心」能在華人教會差傳、跨越文化及華人教會的聖工上有份，願榮耀頌讚歸於天父。



麥裕沛弟兄與莫斯科俄國牧師們交談。

麥裕沛弟兄與俄國翻譯Vladimir攝於克宮正門Trinity Gate前。

雙城記

THE TWIN CITY STORY

莫斯科及聖彼得堡兩處華人教會栽建實況報導

編輯室

自從去年六月，哈巴市的華人教會建立後，「大使命中心」的同工們就一直在主前禱告，求主開恩引導，能夠在俄羅斯最大的兩個城市（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建立華人教會，因為在該兩城市中有大量華人，但沒有華人教會，也沒有華人福音工作。

經過一年的準備與禱告，以及今年二月「大使命中心」兩位同工親自去作了最後的籌備，於是「大使命短宣隊」分成兩隊，共二十餘人，於今年4月11-25日再赴俄羅斯向俄人及華人從事佈道、培訓及栽建教會的工作。

「大使命」同工麥裕沛弟兄與第一隊逕赴莫斯科工作兩週，王永信牧師與第二隊先赴西伯利亞東岸工作一週，到哈巴市探訪去年成立的華人教會及宣教士潘良佐弟兄及師母，然後去哈巴市西北七百公里的布市向華人佈道三天。布市在黑龍江畔，對岸為中國的黑河市（詳情請閱本期葉淑明姊妹之「一次難忘的經歷」之報導），然後赴莫斯科與第一隊會師。莫斯科工作完畢後，兩隊同赴聖彼得堡。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莫斯科成為俄羅斯的首都，也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及工業中心。目前人口約一千萬，其中本來極少華人，但自哥巴喬夫開放政策以來，華人來此經商，留學及作國際貿易者不斷增加，到前年曾增至五萬人左右。但去年因官方收緊華

人居留政策，故人數又逐漸下降。

短宣隊於四月十一日抵莫斯科，住亞洲飯店，店主李正榮先生兄妹兩位是於兩個多月前由「大使命中心」同工帶領信主。李弟兄歸主後異常火熱，朝夕勤讀聖經及屬靈書冊，此次短宣隊蒙他熱情招待，不但房屋整潔，而且每天可以吃到可口的家鄉菜飯，是歷屆在俄短宣最享受的一次。

事工方面，也蒙神特別恩待。莫斯科城面積廣闊，華人居住分散，探訪不易。於是短宣隊分成數小組，至各華人旅店、露天市場及各大學探訪並作個人福音工作。幾天之後，已經有五十多位華人歸主。



左起：盧得生弟兄、傅建寧弟兄、傅蓉蓉姊妹、王光霞姊妹、王永信牧師、傅立誠弟兄、孔德堅牧師在克里姆林宮內。

一、華人旅店

來俄國的華人，因為言語、飲食及安全等關係，多願住在華人經營的旅店。所以旅店是我們探訪及傳福音的主要對象之一。

二、露天市場

在俄國每一較大城市，都有一處或數處的露天市場，裏面熙熙攘攘有數百攤位，售賣各形各類的東西及日用品。其中有一些攤位是華人經營。俄國多年來注重發展重工業，疏忽輕工業及日用品，所以華人小販從國內帶來大量衣物及日用品售賣，俄人爭相購買。這些小販常受當地警察及海關人員欺壓，辛苦賺來的錢，常被偷被搶，並且時有生命危險。所以他們內心惶懼空虛，很容易接受主。多少小販，手持我們的邀請信，晚間按址來參加佈道會而信了耶穌。

三、華人留學生

這裏的華人留學生多半集中在莫斯科大學、普希金大學、及其他數處外語學校。他們在本國沒有出路，於是負笈他邦，常受歧視，再加語言及經濟壓力，對福音來說，他們乃是熟透了的莊稼，等待收割。

莫斯科華人教會成立

工作數日之後，已有五十餘位華人歸主，同工們經禱告及商討後，覺得應打鐵趁熱，遂立即由遠自英國來的基督教華僑佈道會負責人王光霞姊妹、紐約中宣會黃明秀姊妹、美東威明頓華人教會黃鴻媚姊妹等多人，給他們上初信造就及洗禮課程，然後舉行洗禮並正式成立莫斯科華人基督教會。經數日早晚之培訓及洗禮班之教導，同工們以審慎態度決定為八位初信弟兄姊妹施洗。



莫斯科紅場；對面是俄國東正教聖巴色大教堂。

聖彼得堡華人教會成立

四月廿一日（週四）是可紀念的一天，我們借用一間韓國教會（各位韓國宣教士及教會對我們有極大的愛心並盡量幫助我們）作為暫時堂址。當天的聚會看見神榮耀的彰顯，先有韓國宣教士朴牧師及黃牧師短講訓勉，然後由短宣隊中的五位華人牧師為八位弟兄姊妹施洗，接著就是差遣禮。此次差遣禮不單是差遣傳道人，更是差遣受洗者及各位初信主的人。換句話說，乃是差遣整個教會，目的是使這些初生的信徒們從開始就了解自己對教會及傳福音的責任，而不是凡事依賴傳道人。最後有聖餐禮拜，大家在主面前再一次認罪，一切信而受洗的人都領受了主的餅和杯。

感謝主的供應，祂準備了一位華籍韓裔基督徒（生長於中國東北的韓國人，會講國語），目前即將畢業於莫斯科韓國教會所辦的神學院，他可以協助牧養這新生的教會直到七月底，並有韓國宣教士幫助他。求主賜下從八月起的接班人，請各地教會代禱。

除向華人工作外，「大使命中心」並與當地的「學園傳道會」、「主後二千運動」、「韓國宣教團契」及「莫斯科研究中心」等聯合舉行三天的向俄羅斯教會的培訓及佈道工作。每天上午及下午向俄國的牧師、傳道人及信徒領袖們舉行傳道人研討會及十餘種內容不同的小組講習班。晚間則舉行對外佈道大會，每晚有千餘俄人赴會，平均有六百位左右的俄國人歸主，我們將這些歸主之人的姓名和地址交給當地俄國教會作跟進工作。

四月二十三日（週六），由孔德堅牧師、廖文立弟兄、鄭彼得弟兄等留守莫斯科，負責次日的主日崇拜（當日又有五人受洗），其他大隊人馬當夜乘火車赴聖彼得堡。車行十小時，於主日晨八時抵市。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為俄國第二大城，人口五百餘萬，位於芬蘭灣，為俄羅斯與西歐通商主要港口，也是俄國商業及文化中心。聖市於1703年為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所建。彼得大帝雄才大略，遍遊西歐，從法國及意大利邀請大量人才建立此城，其輝煌壯麗較歐洲各大都市有過之而無不及。該城曾於1712-1924年間為俄羅斯首都，1914-1924年改稱彼得格勒 (Petrograd)，1924-1993年易名列寧格勒 (Leningrad)，去年又復稱聖彼得堡。該城幾經滄桑，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被德軍包圍三年之久 (1941-1944)，彈盡糧絕，死傷慘烈。今天據當地人說，聖市約有華人萬餘人，但也居住頗散，幾間大學中都有中國留學生。

主日晨抵步後，立即去韓國教會崇拜，第一次聚會由鄭金城牧師主講，第二次聚會由五位華人牧師分別分享信息，與韓國弟兄姊妹有美好的交通。當日下午六時在莫斯科旅館二樓禮堂舉行聖彼得堡華人教會成立禮，同時並舉行華人佈道大會。隊員們趁下午時間分組到數處大學散發邀請單張，請華人同學赴會。

此次聖市能夠成立華人教會，實在要感謝該城各韓國教會的大量與無私。原來他們每間教會裏都有幾位華人慕道友，一間最大的韓國教會甚至有二十餘位華人，但因彼此言語不通，所以在培養造就方面非常困難。於是他們甘心樂意將他們教會裏的華人共七、八十位，都帶來赴會，雙手將他們交託給我們。這種「廣大的心」在我們華人教會中實在不易看見，值得我們學習。（註）

此外，麥裕沛弟兄在下午探訪時遇見一位從中國來的貿易團團長，談起晚間的聚會，這位團長很表興趣，並願帶領全團一百人赴會。此外再加上各探訪組之邀請，晚間佈道會竟來了華人二百六十餘人之多！

感謝主大大施恩。聖靈動工，呼召時竟有二百五十餘人站立接受耶穌基督為他們的救主，並高聲跟隨講員一句一句禱告，悔改，認罪，接受主到他們心中。這是聖彼得堡華人教會初熟的果子，求主繼續帶領餵養他們，不論居留俄國或返回中國，一生為主結美好的果子。

當晚聖彼得堡華人教會正式成立，五位在場華人傳道人，列隊向在場的十來位韓國宣教士握手致謝，謝謝他們愛心的幫助，使華人教會能夠在一日之間成立起來。

謝謝主的供應，祂引導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華人教會事奉十餘年而剛剛退休的許振偉牧師此次同來，並決定留下牧養此教會至七月底。也請各地華人教會代禱，求主賜下工人在八月接班。

同時，更感謝主的，就是華人教會資深宣教士鄭金城牧師此次一路同工，得到主清楚的感動，願投身於此普世宣道運動中。鄭牧師前為「中國信徒佈道會」宣教士，兩年前離職，往達拉斯神學院進修。鄭牧師有多年宣教經驗，相信將大大有助於此開荒性的普世宣教事工。求主引導前面的方向，賜下廣大而敞開的門，並促使華人教會將更多人力物力投入普世宣教中。

註：過去三年中「大使命中心」同工們曾先後十三次到俄羅斯工作。在這些次的旅程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韓國宣教士們的生活、事奉與精神。看到他們為主事工的擺上，實在使我們感覺到慚愧。謹將一些初步的觀察略述於下：

- 一、他們態度堅定，勇往直前，有了主的呼召，即行出發，毫不拖泥帶水。今天在俄國已有近三百位韓國宣教士，他們已經建立了一百五十餘間教會。
- 二、他們愛主勝過一切，不但將自己，也將家庭放在祭壇上。
- 三、他們全家順服，同赴工場，妻子要習慣異地風俗，接納新的生活方式，兒女要學俄文，進入俄國學校，交新的朋友，全家沒有怨言。
- 四、全家有吃苦甚至遭受危險的決心。在俄羅斯的韓國宣教士，每人的汽車平均至少被偷或被破壞兩次以上，再加治安不良，諸事困難。但他們越作越覺喜樂，甚至有人不願返回韓國。
- 五、他們的形像比西人為謙卑，易被接納，能與本地人打成一片。我們看見一位韓國青年宣教士安安靜靜的在莫斯科一間小教會事

奉主，後來我們才驚訝發現他是德國杜平根大學系統神學博士！

六、他們彼此團結，甚少嫉妒紛爭。

七、他們心懷廣大，甚至願將自己的會友甘心送給華人教會。

八、不知為何緣故，他們對於華人有極大的愛心與負擔。在南韓，今天有數以千計的神學生及傳道人在學中國話，準備將來在中國廣傳福音。

九、他們竭力突破根深蒂固的本身文化、語言及傳統，而努力進入跨越文化的事奉。事實上他們在俄國所建立的 150 間教會的會友中，平均 80% 是俄國人，只有 20% 是韓國人。甚至有些教會裏清一色都是俄國人。「大使命中心」的事奉也願以此為榜樣，因為主的大使命本身就是一個跨越文化的使命。同時，我們也盼望在我們開闢了新工場之後，我們的接班人也有同樣異象與心志。



左起：王永信牧師及韓宣教士領袖金炳喆牧師。

以上不過是一些初步的觀察，深覺今日華人教會在普世宣教方面正在起步，而華人教會領袖們以及華人神學教育者們，多半是受到西方神學教育影響，因此多多少少，不知不覺中跟隨西方宣教模式及理論而行。

但華人文化及傳統與西方文化及傳統中間究竟有些隔閡，不易完全適應與溝通。但是對於韓國的教會而言，則在文化、傳統、甚至種族上都接近一步，容易彼此了解、溝通與效法。韓國的教會，甚至於亞洲某些地區的教會既然今天如此被神興起而重用，華人教會是否應該把握時機而進一步的重新考慮在普世宣教方面的模式與伙伴？

關於此一點，從理論方面，華人教會宣教學者羅曼華博士也有同感。從宣教工場經驗方面，鄭金城牧師也深覺有考慮之必要。今日華人教會在普宣方面何去何從？東方與西方，誰是我們的模式與伙伴？

求主引導我們前面的路。

一次難忘的經歷

葉淑明

四月十日

早上五點多便醒來，今天就要去西伯利亞，作為期兩週的短宣。從前幾天開始，我已緊張得睡不著了。從開始的興奮，到知道有一部俄國飛機失事掉下來，全機七十六人無一生還，同時又收到從哈巴市發來的 E-mail，數次提及中國人被排擠，信徒們受逼迫，福音之門開始愈來愈緊，心中不禁愈來愈緊張，漸漸也有恐懼……

「主啊！我好害怕，我好軟弱，求你賜我勇氣，給我力量去面對你給我的挑戰…」

這是我最近每天的禱告。

昨夜我也睡不安穩，心情緊張。到了機場與其他隊員一起飛到三藩市，停留了六小時與王永信牧師等一行五人，轉乘俄國的飛機到亞拉斯加，再從亞拉斯加飛抵西伯利亞的哈巴市。

四月十一日

到達哈巴市時，已是當地時間晚上十一時。一路上只見很多禿禿的樹和一排排的建築物，偶然有一兩個窗戶透出淡黃的燈光，其他的窗戶都像一個個的黑洞，與電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樣，使人聯想到共產國家對人的迫害，一種空虛莫名的恐懼，襲人而來。

到了旅館，辦手續也用了一個多小時，從香港來與我們一起同工的鄭一鳴弟兄比我們早一天到，原本住在當地的潘良佐傳道家

裏，由於政府規定戶口的關係，他被迫搬出來，與我們同住旅館。

辦完手續，入到房間已是凌晨二時半。

四月十二日 天陰，雨

早上起來，穿夠衣服，便與同房的鄭蘇秀貞姊妹去找其他弟兄，一同去潘傳道家禱告，準備晚上的聚會。在那兒看見好幾年年輕人，原來他們都住在潘傳道家，每次吃飯都有十多人，很像初期教會。

吃完午飯，外面下起雨來，地上更泥濘了，道路非常破爛。我們到聚會的場地看，潘傳道說這是他們剛搬的場地，以前的一個，已不肯讓他們繼續用。這個新場地也是剛剛才找到的，全是神的供應。

晚上的聚會在六時開始，來的人約有一百，決志信主的有十九位，我覺得仍未足夠地為主付出。

這裏的年輕弟兄姊妹非常單純、可愛，對神的話語渴慕，對神忠心，對我們毫無保留。

四月十五日 大雪

早上起來梳洗好，預備要去飛機場，坐十時半的飛機到七百公里外的布市去，今晚在那裏有聚會。把窗簾拉開時，赫然看到外面銀白一片，原來正在下大雪呢！

哈巴市華人教會繼續增長，圖中為潘良佐弟兄及師母（中排右三、四）、短宣隊員及當地四位全時間奉獻的青年。



由於大雪的關係，我們一直找不到車子去機場。最後終於找到一輛，連李劍峰弟兄的車一起，全速趕赴機場。到了機場才知道因天氣關係，飛機延遲起飛。到了十二時，航空公司告訴我們，飛機要到晚上六時才起飛。糟糕！晚上的聚會趕不上了，怎辦呢？我們立刻打電話給劍峰，通知在布市等待我們的潘師母，請她獨力帶領第一天的聚會。

在機場中的等待，我們談天唱詩，早午飯便靠王牧師帶來的熱水泡麵解決。到兩點多，劍峰和洪玲提來一籃麵包、香腸和果醬，我們便在機場餐廳享受著這些滿有愛心的食物。在幾個小時裏，我們有機會與劍峰和洪玲交通，知道他們對生命的恐懼，每天都害怕俄國人的迫害，十分厭惡為生活奔波，為金錢拼命，十分羨慕作神僕人的喜樂，都願意全時間事奉，不願生命浪費在追求金錢上。

「主啊！求你差遣你的工人，不但收莊稼，更要栽培這裏的年輕信徒，好叫他們在你的話語上扎根，能為你牧養群羊。」

不覺到了六點正，飛機終於起行，我們提著自己全部行李上飛機，航空公司不負責

裝行李，雪花仍在飄落。

我們在八點到了布市，當地的一個宣教士Anna來接我們，Anna是加拿大人，原籍是俄國人，非常喜樂、可親。布市天氣晴朗非凡。Anna帶姊妹們到了一間公寓，是另一位宣教士住的，她剛好去了別的地方，所以讓我們暫用。於是四位姊妹（潘師母迦南、趙姊妹、鄭蘇秀貞姊妹和我）便留在這間公寓，弟兄們住在Anna的公寓。

楊先生帶我們去一間「中國餐館」吃飯。抵達後才發現是間簡陋不堪的屋子，很怕人，與心中想的完全不一樣。然而，老闆很好客，弄了一會，捧出幾盤肉和水餃，我們吃得很開心。這兒很難得吃到菜蔬和水果。

四月十四日 晴

凌晨四時，一陣咬木的聲音把我驚醒，我霍地坐起來。「老鼠！」這兩個字在腦中閃過。我坐了一會，咬木的聲音又響起，我好怕，只好搖醒迦南，告訴她有奇怪的聲音，她十分鎮定地安慰我，說有一隻小老鼠在屋子裏，喜歡到處跑，叫我不必擔心，然後不願疲倦地去趕老鼠。我自己覺得好慚愧，

如此不濟，如何做宣教士？只好硬著頭皮，叫她不用趕了。

餘下的半夜，我只有靠禱告求神保守我的心不害怕，由於太疲倦，朦朧的睡著了。

早上起來，還未梳洗好，弟兄們便到來。奇怪，怎麼這樣早？不是說好九時來這兒做靈修和一起禱告嗎？現在才八點！

原來前一夜，他們被一位本地華人邀請，到他的公寓住宿。不錯，是很大，但每個房間都非常凌亂，滿地煙蒂，烏煙瘴氣，王永信牧師心中很難過，深感這樣的地方實在不適合讓弟兄們久留，於是一行五人又回到Anna的家，寧願五個人打地舖，心裏也安心些。

我們一起吃早餐、唱詩、做靈修、禱告，然後吃午餐。吃的是昨夜從餐館帶回來的剩菜，加上水餃，成了一頓美味。吃完午飯，我們到市場派單張。

走了十五分鐘的路，到了市場，看到不少中國人在擺地攤。我們分幾組，不放過每一個中國人，都向他們邀請。同隊的盧得生弟兄有個人佈道恩賜，常常在不同的地方都能領人信主。

然後我們又分成兩組，一組去中國人集居的「友誼旅館」，一組去學生聚集的學校。我們那組是去「友誼旅館」，那兒的居住環境十分差，住在裏面的有生意人，有半工半讀的學生，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知明天如何，各人一樣前路茫茫，渺無希望的感覺，令人同情。我們向他們邀請完了，便回到公寓休息一下，準備晚上的聚會。另一組弟兄姊妹還未回來。

休息了一會之後，忽然有人敲門，同時忽然沒有了電。唯一懂得俄語的小趙姊妹開門，只見門外一個胖胖的俄國男人，聲粗氣大的和小趙噤哩咕嚕講俄語，講一陣就走了。原來那是這公寓的管理員，他不准我們住在這公寓，因為登記入住時只註明一個人（原來的住客宣教士），所以我們不能住。過了一會，又有人敲門，這次是另一組的弟兄姊妹，和那管理員，他聲勢洶洶的跑進來，很嚴厲的跟我們說，要我們立刻搬出去。潘傳道和王牧師決定我們立刻遷出，然後請Anna的先生Sergi與這個房東交涉，這是聚會前一小時的事……

「主啊！求你幫助，平靜我們的心，使我們將煩亂的心先收拾起來，同心為今晚的聚會作工……」



在布市佈道會之後，弟兄們在借住一位加拿大宣教士的客廳席地而臥。（前起）盧得生弟兄、潘良佐弟兄、鄭一鳴弟兄及倫國平弟兄。

我們一行九人，拿著姊妹們的行李，去到聚會的地方。我心中既慌張又害怕，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慌得快哭出來了，簡直連歌也不願唱，心中只不停向主求幫助……

來聚會的人漸多，有學生有生意人，看見他們單純的臉，眼睛閃亮的，心中的慌張忽然被另一種情緒代替了，這是一群迷失的羊啊！他們在尋找愛和盼望，神在今天就揀選了我，作為祂的使者，向這群可愛的羊傳揚福音。與他們其中數人交通了一會，聚會便開始了。

我們先領他們唱些短詩，看見他們投入地唱著，忽然我的眼淚不期然流下來。此刻，每一句歌詞像從心中出來，我全心全意地向每一個朋友唱出主的信息，實在希望主的愛、平安和喜樂在他們心中。

唱完詩歌，同隊的倫國平傳道講得救見證，盧得生弟兄鋼琴演奏，然後便是王永信牧師的信息，非常感人，連我們自己也流淚了。到呼召時，竟有六十人決志，而到會的人數是六十九人，我們從未經歷這樣的事情。當然是興奮莫名，同時也看到了這裏的需要，人心對真理的渴慕。自己也曾在北美去過不少地方佈道，若一次有六十九人來聚會，其中若有九人信主，已經心中感謝神了，何況六十人呢？唉，北美的人啊！何時你們才醒悟？

聚會中途，一個俄國少年人來，跟我們說，Sergi已與房東交涉好，姊妹們仍可回去這公寓再住一夜，他是來提行李去的。聚會完了，我們一行九人去Anna家，的確非常窄小，聽Anna說：他們在加拿大有一個農場，但為了福音的緣故，他們願意放棄舒適的生活，來到落後的布市，一家六口擠在只有一

間臥室的小公寓裏，吃的穿的都是在一水平之下。

房東以「他們將公寓變成禱告之屋」為理由，迫他們搬遷。然而Anna臉上綻著花一般的笑容說：「這一切是值得的。」甚麼時候，久已習慣舒適生活的北美華人信徒，也肯為福音的緣故，撇下舒適的生活，去到偏遠荒蕪的地方呢？Sergi和Anna對神所擺上的心，實在值得我們反省。

那夜，由於太晚了，我們只能隨便吃些麵包餅乾充饑。因為一來已沒有時間做飯，也沒有材料；二者，布市實在荒蕪，似乎完全沒有「餐館」這種東西存在。到十點多，Sergi領完自己教會的聚會回來了，將公寓的鎖匙交給迦南姊妹，我們交通了一會，吃了一塊生日蛋糕（他們的么兒生日），姊妹們要回去了。倫傳道和鄭一鳴弟兄堅持要送我們回去，其實大家都不會放心。因為他們若送我們回去，懂得回來嗎？言語又不通，並且這裏的中國男人更是被襲的目標，通常遇害的總是中國男人。最後他們決定至少送我們到車站，看著我們上了車才放心些。本來他們要我們叫私人車子回去，不要坐公車，但迦南姊妹說公車較安全，因為私人車子很可能是壞人開的，遇害了也沒人知道。

當公車將我們送到公寓附近，我們要走一小段路，迦南回頭向我們低聲關照：「走在暗的地方比較好，別人看不出我們是中國人。」我聽了才深深體會到，在此地，身為中國人每日所面對的恐懼——被趕、被害、被排擠、被歧視，心中不禁又害怕又悲傷。我們從外地來的短宣隊，無論如何，始終只是短期面對這種無理的迫害，而在這兒長住的中國人，卻要長期面對，真是除了倚靠神，實在別無他法。

四月十五日 晴

早上，梳洗未完，弟兄們帶著他們的行李，輕手輕腳地來到我們逗留的公寓，因為不敢太明目張膽，以免又被無理找麻煩。吃早餐時，倫傳道餓了一夜，捧著湯麵，感嘆地說：「唉！人說一天三頓飯，我們在布市是一頓飯過三天！」我們都笑起來。實在，大家的心裏都充滿喜樂，為主的緣故，餓一兩頓，又有甚麼所謂呢？

我與王牧師提起昨夜的感受，王牧師也很感觸地說：「對，我也有同感，今早我們乘車來，到步時，鄭一鳴弟兄便提醒我們快些走，免得別人看到一堆中國人，來找我們麻煩！」

今夜我們要乘七點四十分的火車回哈巴市，聚會在七點之前必須要結束，然後我們要趕去火車站，實在也沒有把握趕不趕得及。因為怕找不到車子，而且一行九人，又帶有行李，實在不容易，這是一個荒蕪陌生的鄉村啊！但今早，弟兄們竟找到一輛巴士，肯在六時三十分來到聚會的地方接我們，回公寓拿行李，再將我們送到火車站。原來，神已安排好一切，祂從不撇下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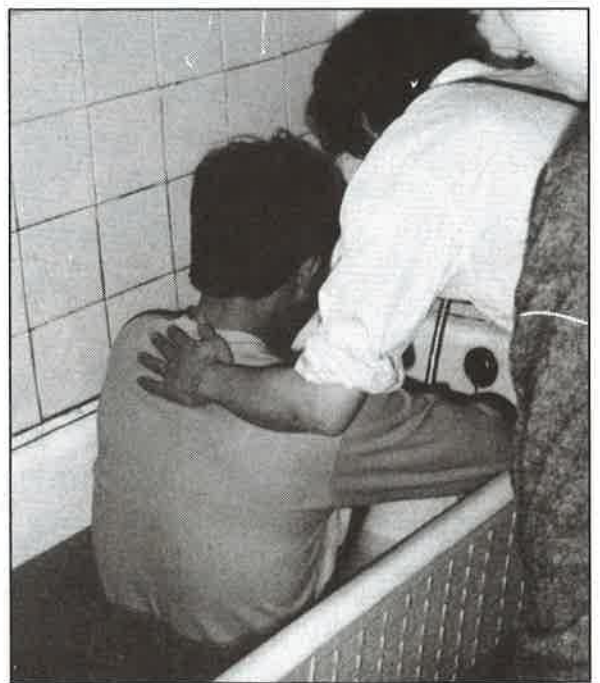
靈修禱告之後，我們去黑龍江邊岸看看，因為那兒能看到對岸中國的黑龍江市，那就是我們的祖國了。我們在岸邊拍照，正在享受遊玩之樂，忽然來了五六個俄國青年人向倫傳道、鄭弟兄衝來，幾位弟兄不知情地與他們握手，小趙姊妹很警覺地拉走王牧師。幾個青年人，一個向倫傳道糾纏，四個向鄭弟兄糾纏，拉他們的衣領，口中嘖哩咕嚕，我又急又怕，真是怕他們忽然會發惡打這兩位弟兄，並且這群青年人似乎喝了酒，不知他們是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故意找麻

煩，還是其他原因。心中不斷求主救助，然後不顧一切，我們硬把二位弟兄拉出來，幸好幾個少年人沒有追上來，我們也意識到危險，趕忙離開那兒。

到市場再派一會兒單張，便回去預備晚上的聚會。晚上來了約六十人，決志信主的約有十二人。聚會完了，時間很趕，但想到要離去了，看到這些剛信主的人，心中既難過又不捨。另一方面，卻又渴望回到較方便文明的哈巴市，正如今天倫傳道在靈修分享時所提到，我們仍需要主的力量去突破。

我們在十七小時裏只吃了一碗泡麵和一些乾糧，匆匆吃完，要去聚會，今晚王牧師派我和蘇秀貞姊妹做見證。我很願意，所以很高興，但又怕自己太高興太願意，忘了靠主，向祂禱告。在神的工作上，真要聖靈時時提醒。

來聚會的有佰餘人，決志的約有十一位。這裏實在開始需要栽培的工作了。



潘良佐弟兄用浴盆為初信的人施洗。

晚上回到潘傳道家，已九點多，吃晚飯時已十點多了。飯後王牧師、盧弟兄、鄭弟兄及蘇姊妹到旅館住，剩下的隊員因為要多留在哈巴市一星期，所以留住在潘傳道家。明天中午鄭弟兄便回香港，蘇姊妹晚上返回美國，而王牧師及盧弟兄在星期一去莫斯科，我們這一隊，便暫時各散東西了。但神的工作是不會停止的。

四月十七日 晴

今天是主日。九點鐘，住旅館的隊員便來了，禱告以及事務報告之後，吃了早餐，交通了一會，鄭弟兄便由小峰開車送去機場。

分享時，小峰的分享很令人感動，他剛信主仍是一個喝酒抽煙的人，但靠弟兄姊妹的禱告和聖靈的幫助，數小時裏戒了煙酒。他自己是生意人，認識鄭彼得弟兄時，他決定要學習鄭弟兄，一半時間做生意，一半時間做傳道；認識王牧師後，他改變心意了，要全時間作傳道人，求神悅納他的心意。

小趙姊妹也是全心奉獻的。這裏真的不只需要佈道，更需要栽培。願神的恩福與這些弟兄姊妹同在。

我們去了此地的韓國人教會，拜訪他們的金牧師。此地能建立中國教會，他幫了很大的忙。

比起北美教會，這兒的確缺乏，但信徒在患難缺乏中更倚靠主，更有心追求。多少北美信徒，因為有很多的聖經知識而自高自大，看見這裏的信徒的愛與合一的心，使我想到了「知識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普世的華人信徒啊！不錯，你們是

很有知識，但你們有愛心嗎？肯為祂的緣故，到普天下傳福音嗎？

我心中湧起了一位中國大陸信徒所作的詩歌：

田地裏的莊稼，一片片的成熟，見不到收割人，家主心裏焦急，焦急如同火燒，尋不見同心人，見到許多工人，費時費力為己，並不是專愛神，擁擠主時有人，主需用時無人，怎不叫主傷心？滿山遍野多是，迷失路的群羊，見不到牧羊人，飢渴受傷而死，被獸踐踏，吞吃，流離飄盪，羊群分散失迷，你仍推脫逃避，怎叫主心歡喜，主在千萬人中，竟找不到幾個，合心意的人。

誰體貼主的心？
誰體貼主的心？
誰合乎主使用？
誰使主心歡欣？



作者現居德州達拉斯市，任職鋼琴教師。夫婿為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之傳道。

耶和華以勒

王楚霞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大使命中心」的短宣隊。

回顧這次短宣，神帶領我們一共有廿三位，來自美、加、英、港、澳、星加坡和汶萊島，其中七位姊妹，十六位弟兄，有牧師、傳道人、宣教士及在教會有事奉經驗的弟兄姊妹，各人有不同的恩賜，互相配搭，在短短的兩週中看見神奇妙的作為，一切都在祂的計劃中。

例如許振偉牧師到達莫斯科機場，遇到一位從聖彼得堡來的中國俄語文學博士，許牧師向他傳福音，他接受了主，並且願意幫助許牧師以後留下牧養此地的中國教會，神的帶領是何等奇妙。

有一次，我們到烏拉賓館去傳福音，先請他們吃晚飯再聚會。我們發現他們很愛喝酒和抽煙，全室污煙瘴氣。當我開口唱歌的時候，發覺喉嚨很不舒服，當天晚上我便開始咳嗽，愈來愈厲害。到了聖彼得堡，我的咳嗽並沒有好轉，到了晚上，我向神呼求，我的事奉是為彰顯祂的榮耀。結果當我獻詩的時候，從開始到末了，我沒有咳一聲，聲音也很雄亮，感謝主！當我們承認自己脆弱的時候，就是神工作的時候，看到神的大能，我們只是祂的器皿，為要成全祂的聖工。

以下是我這次短宣的其他感想：

1. 韓國牧師們全心的擺上，他們愛主愛中國人的態度，實在是我們中國人要效法的。每人都喜歡得冠冕，但不想付代價，現在是中國人付代價的時候，中國人要為主工作，這是我們蒙福的道路。
2. 「大使命中心」在俄國成立了三家中國教會，打開了跨越文化的福音大門，華人教



王楚霞姊妹在聖彼得堡佈道大會中獻唱，極受中國大陸留學生歡迎。

會應把握機會，起來合力參與，目前急需短期及長期宣教士、牧師前往作開荒、佈道、栽培的工作。

3. 耶穌問彼得說：「你愛我嗎？」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有多少的基督徒願意聽主的呼召？主的命令要我們到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把我們的金錢、時間、人力投資到主的身上。
4. 總括這兩週的生活，不像美國刻板的生活，而是充滿了多采多姿的活動，有時吃不定時，午餐是四時卅分，晚餐是十一時半。也有晚餐是五時，等到第二天早上九時才吃早餐。有時出門五、六小時，不吃不喝也不上廁所（找廁所不方便），但每人都是精神充沛，神給我們有充份的靈糧。分別的時候，團員們體力上個個疲乏不堪，但在靈裏真是喜樂滿溢。

□作者為波士頓新英倫音樂學院碩士，現任職瑪利蘭聖經教會，從事音樂事奉。

短宣見證

陶潔
宣隊
(44)

黃鴻媚

坐了一天的飛機，直到4月12日晚上約8時才抵達亞洲賓館，身體的疲憊可想而知。正想休息時，Helen跑到房間說：「有一位宣教士太太小玉有孕在身，心痛了二天，現正痛得難過，希望我們過去為她禱告。」我和Linda立刻跟著到他們的房間，禱告後，不久來了一位女醫生，她吩咐除了她的先生外，其餘的須退出房間。我們正想回房休息，那位幫忙翻譯的華人請我們到他的房間談談。本想快十一點了，不好打擾，那知他竟堅持，我們也不好拒絕。略為寒暄後，他告訴我們他是山東人，母親常為他禱告，他還未信，但偶然也會為了生意的原故，求上天幫忙。我們問他是否願意進一步認識、了解這位神，接著和他談了約十多分鐘有關神的愛、人的罪、主的救贖後，他馬上要求送他一本聖經！主已動了善工，當問他願不願意接受時，他毫不遲疑，馬上表示願意接受。第一晚主便自己為我們開路，顯出祂奇妙的作為，藉著小玉的病痛，使我們能認識這位張弟兄，結出第一個果子來。由於這個果子，使我們往後的聚會及活動大得幫手，真是「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奇妙的是小玉自那天後，心痛也好了。

當我們在尋找莫斯科大學時，司機迷路，繞了又繞眼看就快五點了，心裏很是著急，以為晚飯時間快到，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和學生們傳福音了。可是靈裏卻有一股篤定的力量，覺得說不定人的耽延，正是神的時候。就在這時，說是「莫大」到了，大家也趕快往車窗外尋找，看看是否有黑頭髮的中國人。果然在一堆匆忙的人群中發現一個，她亦答應幫我們去找中國留學生。事後才知道五、六點鐘正好才是他們下課回宿舍的時候。而那位女同學，由我和美玲陪同到她同學的宿舍後，向她講解了福音，也決志接受，並且在4月24日的洗禮中受洗。感謝讚美主，神有祂的時候，而且祂永不誤事。



作者現在瑪利蘭浸信會神學院攻讀神學課程。



大使命中心
短宣隊同時向華人及俄人佈道。在莫斯科向俄人之佈道會每晚約一千人參加，每晚約六百人歸主。

普世差傳新秩序

羅曼華

美蘇冷戰結束後，兩國的領導人——布殊總統和哥巴卓夫——都認為世界的政治力量將會重新分配，帶來一種新世界秩序，使全人類更趨和平及繁榮。這幾年間，隨著第二世界（共產世界）的改變，世界真的出現了一副新面貌。可惜，到目前為止，它只是一個越來越失去秩序，充滿戰禍、貧窮和種族鬥爭的世界。

不過，在近年間另外一種新秩序卻明顯地形成了。不是政治力量，乃是愛的力量，這力量叫人效法基督，甘願捨己作僕役，把人類最好的消息傳給在人生苦海中浮沉掙扎的世人。這是一個普世差傳的新秩序。

普世差傳新秩序帶來了普世差傳的新景象、新動力和更積極的樂觀，是今日肩負差傳重任的華人教會所不該忽視的。

1. 普世差傳新秩序的形成

這普世差傳新秩序是於本世紀最後的二十多年間才出現的，形成它的因素最少有二：其一是第三世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共產主義國家）教會的成熟，並於近二十年間積極參與普世差傳；其二是1989年開始，第二世界的改變產生了對福音極其開放的後共產世界。前者可說是差傳異軍突起，後者是差傳的良田突現。

今天普世差傳的使命已經不是西方教會獨攬的工作，乃是各國各民的教會（當然也包括西方的教會）一同承擔的跨國跨民的大業。差傳人力、智力、財力和靈力來得更成熟和豐富。據說目前第三世界教會的差傳人力之增長率是西方教會的十倍。在第三世界的教會中，又以亞洲人的教會為最顯著，其

中最成功的國家是印度、緬甸、菲律賓、韓國、印尼和新加坡（參王永信著「普世宣教大趨勢」，《大使命季刊》第二期，第五至十四頁）。至於散居世界各處的華人教會，神也沒有放棄他們，在近年間積極地塑造他們的差傳信念和行動。

當差傳異軍突起之際，後共產世界的差傳良田也出現了。以往數年間，它裏面的人對福音的渴求像是無法滿足似的，未信的人聽了福音就像久旱逢甘露，爭相地相信了。本來信了福音的人也熱切地要求領袖訓練，一方面叫自己成長，另一方面裝備自己來面對這新世界的需要。因此，我們看見韓國、新加坡、華人和西方許多的長短期宣教士在後共產世界中來往奔馳，從事許多不同形式的差傳工作。在華人教會中，以「大使命中心」、「開荒聯」和「中信」等機構的熱心最為顯著。更可喜的是，不同民族的宣教士也與此同時在世界其他各地努力宣揚基督的福音。

當耶穌基督的教會邁向二十一世紀時，我們看見的新景象是一幅美麗的圖畫——那已豐豐富富地擁有各種資源，又由各民各族組成的教會，把自己放在祭壇上，為了普世差傳而候命於主。而在世界各處也有心靈饑渴的人，等待著要聽神給人類最好的消息。

2. 普世差傳新秩序帶來的新考慮

既然是新秩序，就反映了原有的秩序需要重估和適應了。為了使萬民成為主的門徒，近年間許多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差傳同工同心努力地為這個新秩序構思及重估關鍵性的

差傳問題，包括了差傳聖經信念、差傳結構、差傳策略和方法，以及其他的差傳原則等等。

在華人教會方面，我們一向為「差傳」選取了較狹義的觀念——就是堂會支持或差派宣教士參加一差會，由這差會指派他/她到某地某族中作開荒佈道和植堂的工作。這種觀念是把差傳神學的信念、差傳結構、差傳策略和差傳人才（就是宣教士的形態）都規範在一小點之上。其實今天時移勢異，用這觀點作差傳的事工，只能應用在世界上百分之二十多的國家上，而其他大部分的國家要不是需求另一種差傳取向，就是必須在這取向之上另外加一些變化來吻合當地的需要。因此，華人教會需要在這普世差傳新秩序的初期謹慎地重建適切的差傳觀念。

2.1 最基本的問題：甚麼是差傳？

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是：甚麼是差傳？「差傳」及其同義詞「宣教」並非直接取自中文聖經。英文名詞 'mission' 也非取自英文聖經，乃是譯自拉丁文的 'missio'，而這拉丁名詞是譯自希臘文的 'apostellein'，其在新約的重要意思就是「差派人帶著神的權柄去服事神」，這行動又可以稱為「被差遣者的行動」。

了解這名詞的意思是最重要不過的。它肯定了差傳事工的性質、方向和最終目標。這些是差傳事工必須堅持、不容妥協的部分。

在差傳性質上，這名詞說明了兩項必須堅持的真理。第一，作差傳的人要領受及體會他那被主差遣的高貴身份。主耶穌對門徒說：「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20:21）。第二，教會是整體地從門徒那裏承繼普世差傳的大使命。當時的門徒是教會群體的雛型，他們先接受了主吩咐的大使命，又把這教訓傳給後來的教會。因此，

教會整體地一代繼一代的去完成這工作。

這名詞也為我們澄清了差傳事工不容妥協的方向和最終的目標。門徒是受差遣去完成大使命。馬太福音28章19-20節說明達成大使命的最終目標是使萬民作門徒，所有差傳事工的方向均須向此目標進發。

歷世歷代的教會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達至上述的目標：是以長期的投資？以短期的收效？是一位宣教士作成全部的工作？還是數代宣教士始能完成的事情？這些問題的回答往往受制於不同處境的文化、政治、經濟和宗教的因素。有些情況容許直接佈道、植堂和教導。有些民族對基督教懷有偏見和誤解，就需要先作長線的福音預工，然後才談得上佈道和植堂。也有些高齡的宣教工場，已有自己的教會和傳道人，它們只需要資深的教牧同工和神學院的講師作短期宣教士，以合宜的訓練提高當地領袖的水準。

綜合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差傳工作有其必須堅持的部分：就是被差的身份、教會全群以赴的使命、差傳最終的目標和方向。差傳也有其需要靈活變通的部分：就是策略、方法、時限和人選了。任何人放棄了那必須堅持的，就是放棄了宣傳的工作。但如果在必須靈活變通的地方墨守成規，則會直接影響差傳的果效。

2.2 宣教士的形態：

在這普世差傳新秩序中，有許多新的差傳趨勢，因此宣教士的形態也相應地多元化了。今天的宣教士可以從事多方面的差傳事工：直接差傳事工如佈道、植堂、門徒訓練；福音預工如在語言中心教授英語，在大學校園教授文理醫商各科，在醫院內從事醫療事工，為知識份子著書護教等等；推動差傳運動的事工如建立差會和外展性的福音機構，在宣教學院訓練明日的宣教士，在神學院訓練明日差傳教會的牧者及平信徒領袖，在

教會及各種聯合性聚會巡迴教導差傳等等；輔助性的差傳事工如醫療、教育、經濟、科技和心理健康的重建等等。宣教士的形態可以是長期，也可以是短期；可以專職，也可以雙職；可以長駐當地，也可以各處巡迴。

這種多元取向的宣教士形態給教會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在決定支持宣教士的事情上，教會如何鑑定宣教士人選？今天我們不能簡單地以外在佈道植堂和參加差會為鑑定的標準了；更重要的是以內在的素質來衡量，如被差身份的堅持，差傳信念的執著，差傳目標的清晰，差傳動機的純正，差傳性格和經驗的成熟等等。內在的素質較諸外在的標準更難鑑定，許多時候要依靠對這位信徒的認識、長期觀察和可靠人士的推薦等等。鑑定相熟的信徒比鑑定陌生者較為容易，因此教會支持本身的教友比較認領別教會的會友更容易處理。

2.3 差傳事工的性質：

在普世差傳舊秩序中，歐美各國為差出宣教士的國家。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歐洲以及十九和二十世紀末以前的美國和加拿大都是基督教國家。理所當然的，他們的差傳事工必定要作在遠隔重洋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國了。因此，有海外差傳的名稱。在性質方面這些都是跨越文化的差傳(又名M-3差傳)。

但是，在普世差傳的新秩序中，第三世界的教會已起來加盟差傳的隊伍。從他們的觀點來看，需要福音的有些是遠隔重洋的異文化(M-3)的人，也有些是與他們一同生長的家鄉，就是同文化(M-1)的人，就如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看其他美國第二代華人。另外，還有更多是近文化(M-2)的人，就是文化背景與他們不同，卻是相近的，如美國第一代從台灣來的華人看從香港來的移民。故此，今天差傳事工的性質也是多元化了：同

文化、近文化和跨越文化的都同樣重要。

既然差傳的正確意思就是那些被差遣的使徒的工作(參上文第2.1段)，那麼今天較廣義和多元化的性質是更合乎聖經的教訓。在耶穌差遣的使徒中，彼得被呼召在猶太人中宣教，就是同文化(M-1)和次文化(M-2)的差傳。保羅的重點卻是外邦人，可說是跨越文化(M-3)差傳。倘若保羅因生長在希臘化的大學城大掃而變得頗希臘化，他的事工最少是近文化(M-2)差傳。既然如此，華人教會應全面性的從事差傳事工，而不宜厚此薄彼，或顧此失彼了。

2.4 差傳結構：

差傳結構在差傳事工中扮演橋樑、渠道和道路的角色，主要的功能是把教會中的差傳資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輸送到宣教工場中，並使它們產生合宜的果效，引導未信者進入歸主的旅程。從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大部分的差傳事工都是由西方教會擔任，且是跨越文化和遠在異域進行的。很自然地，差傳結構也是以西方差會的形式出現。這些差會為自己釐定差傳事工的方向和策略，從教會中招募合適的宣教士，把他們送到宣教工場去，訓練和指導他們的差傳工作，使福音有效地傳開；又在跨越文化的生活上為他們安排經濟支援、言語學習、起居適應、兒女教育等等；在危急或意外發生的時候也有特別的服務，當然也與差派和支持的教會建立合宜的關係。這些差會的主要目標是要宣教士能安心長駐在異地，叫福音事工在穩定的情況下被建立起來。我們可以說這些差會是遠洋的M-3差傳結構。

在普世差傳的新秩序中，M-1、M-2和M-3的差傳是同樣受重視的。再者，M-3差傳可以在遠方進行，也可以在本城本土進行。後者是基於近年間全球都市化的緣故。在世界級的城市中，集居了許多不同文化和種族

的群體。華人信徒已有不少本土 M-3 差傳的例子，如香港的居民在他們生長的城市中向泰籍女傭群體宣教，北美洲的華人向當地的印第安人宣教。很自然地，在這新差傳秩序中，除了沿用一些遠洋 M-3 差會之外，已經產生了不少本土的差傳結構。一般來說，那些專注遠方工作的，無論是 M-2 或 M-3 差傳，都會自稱為差會；那些專注本土外展性福音工作的，無論是 M-1、M-2 或 M-3 差傳的都會自稱為福音機構。其實兩者都是不折不扣的差傳結構。

在功能上，外展性的福音機構與差會有相似的地方。它們要釐定結構的方向和策略，招募宣教士（他們稱之為同工），和指導宣教工作（他們稱之為福音事工）等等。不過在其他範圍上則較為輕省。既然同工們大部分為當地人，對本土的生活和語言已相當熟識，就不需要機構在這方面給他們太多的協助了。

此外，有一些國家基於某些因素，不容許宣教士入境，只歡迎那些具特殊專長的信徒，以他們的專業前往建設國內各種民生事業。不少信徒便以帶 / 雙職宣教士的形態在各地為主作生活和生命的見證了。負責遣送這種宣教士的差傳結構已經以多種形態誕生了，包括基金會、救援工作協會、教育社、醫療服務介紹社、獵頭公司、商務顧問社、商業管理學校、英語補習學校等等。一般來說，它們稱呼機構內的工作者為同事，而非宣教士。外界的人很難從它們的名字把基督徒的身份辨認出來。

當然，神也不斷呼召華人信徒前往遠洋的地區作跨越文化的宣教，如北美華人信徒在日本人中宣教，香港信徒在尼泊爾的印度教徒中宣教。在這些情況之下，舊秩序中的差會仍然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按一般的觀察，目前世界上大約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國家仍然容許這種舊秩序的差會在他們國土

中工作。

普世差傳新秩序中，差傳結構以多種形態出現，宣教士可以參加差會，也可以參加其他的差傳結構。

3. 普世差傳新秩序帶給華人教會的新挑戰

從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今天的普世差傳事工比較二十年前，是忽然攀登到一個簇新的境界，是一個百花齊放，成熟得燦爛奪目的時刻。華人教會中已有不少信徒投身在新秩序中努力從事普世差傳的工作。這是令我們歡欣和感謝神的一面。

美中不足的是，我們沒有基本的差傳概念去了解這種差傳新秩序，也缺乏資訊去掌握新秩序的差傳形態和未來的變化，以致大部分參與那些新形態差傳事工的宣教士不知道自己已置身在這偉大的差傳行列中。他們不知道如何為自己定位，教會也沒有把他們視為宣教士。這麼一來，教會不曉得如何以禱告、經濟、愛心與同心支持他們，他們也不曉得以何種關係與教會聯繫。可是，他們在工作上所面對的挑戰與舊秩序的宣教士一般，包括屬靈的爭戰、工場上人事的困難、個人與家庭生活上的適應等等。這些新宣教前線的勇士缺乏了後方的支持，傷亡率也頗高，尤其是雙職事奉的宣教士。

因此，今天這普世差傳新秩序給我們一個新挑戰——我們不能只是默默地沿用十八世紀末開始傳給我們且已非放諸四海皆準的舊秩序的那一套，而是要徹底地在教會中建立差傳培育事工，從根基做起，一方面使差傳的基礎架構（包括差傳信念和理論概念）得以穩固，以致我們可以在新的差傳秩序中堅守差傳的本位；另一方面我們要在差傳的上層建造（包括差傳的策略、模式、人才和方法等），掌握宏觀的層面，以致在宣教工場上碰見更大的變化時能靈活變通，仍然

The Complexity of the Church

by Howard A. Snyder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is a mystery, because it partakes of the mystery of Jesus' redemptive work and the wonder of the new community and new humanity whi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Throughout history, church leaders and theologians too often have reduced the wondrous mystery of the Church to more human-size models - seeing the church as a building, a hierarchy, an institution, a business enterprise, or even a political force. We do better when we stay closer to biblical models.

The Church is called to concentrate on what it most essentially and uniquely is: The Body of Christ and the community of God's people. Only in this way can churches have the kind of redemptive impact on society which God intends.

Whenever in history the Church has failed to make a culturally-transforming impact, the reas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 insufficiently biblical model of the Church.

Part of the mystery of the Church is due to its *complexity*. I mean this term in the sense in which it is used today, for instance, in the study of the ecology of living systems. Complexity and complexity theory are, in fact, a newly-emerging science. Perhaps this perspective can serve as a gentle reminder of the wonder and mystery of the Church.

THE CHURCH AS A COMPLEX SYSTEM

Most nonbiblical models of the Church are *reductionistic* in some harmful way. That is, they reduce the Church to only one part of its reality, then blow that one part up all out of proportion. This distorts the Church and hampers it from being and doing what God intends.

The study of *complexity*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 This new science studies the way order seems suddenly to emerge from apparently chaotic systems. It looks at the highly complex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Cont. on pg. 27)

可以把人類最好的消息傳遍萬邦。

結語：

今天神已帶領我們進入了普世差傳的新秩序，神恩待亞洲人的教會在這方面負更大的責任，我們呼籲身為亞洲人的華人教會，奮勇又嚴肅地投身在這普世差傳的新秩序上

。我們要以差傳教育為始點，以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為終點。



作者為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宣教學講師。

(Cont. from pg. 22)

factors in such systems as weather patterns, economics, or living cells. A *complex system* is one in which "a great many independent agents are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in a great many ways." Mitchell Waldrop writes, "Think of the quadrillions of chemically reacting proteins, lipids, and nucleic acids that make up a living cell, or the billions of interconnected neurons that make up the brain, or the millions of mutually interdependent individuals who make up a human society" [M. Mitchell Waldrop, *Complexity: 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p. 11].

What has this got to do with the Church? Just this: If we look at the Church as a complex system, perhaps we will stop reducing its reality to simply a social service agency, or a church-growth machine, or a religious entertainment center.

The study of complexity grows in part out of the study of life itself, and the complex systems that make up our environment. In this sense, you might think of it as the merging of ecology, life sciences, economics, and cybernetics. Modern computer power is making the study of complexity possible.

I am not proposing a new model for the Church when I speak of it as a complex system. That would simply be a new form of reductionism. Rather, I am suggesting that complexity theory may give us some new insights into the fundamental dynamics of the basic biblical models. If anything, what complexity theory is discovering reaffirms the nature of the Church as Body of Christ and Community of God's People.

If we apply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Church - whether a local congregation or the Church in a larger sense - we discover five insights, especially,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life of the Church today:

1. The Church is a totality of complex factors, not a linear cause-and-effect system. Since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we have been conditioned to think in a linear cause-and-effect fashion. This happens because of that. Everything has its

cause, and we can trace back (or even perhaps, ahead) the chain of causes and effects. Much of modern society is built on cause-and-effect rationality, from the ideologies underlying both classical capitalism and Marxist communism, to the logic that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uter.

But this is changing as Western society, especially, shifts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It is changing even in computer science, as people begin to study "nonlinear systems" and "fuzzy logic."

Far too much church programming assumes that the Church is a linear cause-and-effect system. That is, if you will just adopt this program, the Church will succeed. It may be a program in evangelism, Christian education, worship style, small-group life, or anything else. Behind these proposals is the faulty assumption that the Church is a simple machine, and that Churches are pretty much the same everywhere.

Many of us have felt intuitively for years that this approach is wrong. Complexity theory helps us to see why. The life of the Church - any Church - is simply made up of too many factors to give us any confidence at all that a method or program developed in one context will work in another.

The Church really is complex system. Stop and think of the complexity of a Church of only 50 people. You have, first of all,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raction of all these people. Secondly, there is the relation of each one to God, with no two relationships being precisely the same. Throw in the complexity of personality types, cultural backgrounds, family experiences, job involvement, physical health or illness, denominational traditions, and the multitude of choices each person makes daily, and you begin to get some sense of the Church's real complexity. The Church is composed of a complex ecology of spiritual, physical, social,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We should rejoice in the Church's complexity and allow the Church to be the Church. We should not try to squeeze it into some foreign framework.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basic things, which means following carefully and closely the biblical instruction concerning the Church and its life.

The point is that the Church is a Body, not a machine or a corporation. The Church is not an army. An army functions by forcibly restricting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interaction, programming it into a strict chain of command. Any army is, therefore, an unnatural community - very effective for one purpose, but not for building a healthy community. The Church is a Body, and the body is a complex system.

Perhaps this perspective can help us to relax and appreciate the Church for what it is in all its complex beauty - even in the strange mix of faithfulness and unfaithfulness that so often makes up the Church. This seems, in fact, to be the biblical perspective. We get in trouble when we try to "program" the Church, just as we do when we try to program a teenager, or the love between two people, or the life of a family. Human relationships are too dynamic for that.

2. Complexity theory illuminates long-range significance of small actions. An Amish farmer in Pennsylvania, USA, had this motto: "Remember the importance of small things done at the right time." I'm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The Church is a complex network of many small things: Times of secret prayer, a word fitly spoken, an unexpected hug, a telling sermon illustration, a fight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wo Church members, the quiet testimony of Christian example.

In the Church, we should remember the importance of small actions and events. Why is Brother B - a fine Christian and Church member today? Because when he was six, a caring Sunday school teacher took interest in him and showed him Christ. That one action had life-long results. Yet from a complexity perspective, we understand that that was but one of many influences over many years. None of us, in fact, knows the whole story. Often we can identify critical events and turning points, but not how they fit in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larger story.

What does this mean practically for the Church? For one thing, it means we should recognize and celebrate the many small things that constitute the Church's vitality - as well as watching for the small things that destroy life, whether a lying tongue, an unkind word, unresolved conflict, or a seemingly "innocent" outdated tradition. More basically, it means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Christian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For character is made up of multiple small choices and events. Behavior flows from character more than character flows from behavior. Yet too often in the Church we focus on trying to get people to do things rather than on helping them to become the disciples God intends.

Vital churches and ministries today will focus on the multiple small actions that collectively give visible expression to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in the world. In all their planning and programming, they will ask: How does this affect people's real growth? Does it provide an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come to know Jesus Christ ever more deeply and serve him more surely?

3. The complexity perspective underscores the vital role of interrelationships and structure in the Church. Complexity theory is fascinated by the way that complex systems often appear to be self-organizing. Out of seeming chaos, order emerges. It is not clear yet all that this means. But what it does indicate, at least, is that there is a structure that is natural and organic to complex systems, and that this structure arises out of the sea of interrelationships.

Intuitively, I think we have always known this about the Church: The importance of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peopl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God, and that somehow this must be basic to all our structuring. But in practice we often forget it. We put structure ahead of relationships, or we over-structure, over-complicating our relationships. This is my concern with the so-called "Cell Church" approach, and with some varieties of small-group programming promoted by Meta-Church advocates. It is clear that any vital church will have some kind of cellular or small-group life. No church can really be vital without it. But

there is no magic formula or perfect program, and small groups should not be overprogrammed.

Structure is important in the Church, as it is in all life. But structure must be compatible with the system in which it is found. There must be a resonance, a harmony between the system and its structure. For the Church, this means that structure is both a functional question - what structures help the Church really be the Church - and it is also what we might call an emergence question. That is, what structures seem to emerge naturally from the nature or character of the Church itself?

It is clear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hurch as Body of Christ and Community of God's People that vital Church structures will be highly relational, will provide the context for growth and discipleship, and will be adaptable to different contexts and changing circumstances.

4. Viewing the Church as a complex system teaches us that size is always a function of other factors. It is never a question in itself. Therefore growth is never an end in itself. There is no perfect size for a church in any abstract sense, and a large church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than a small one. Size is purely and completely a question of more basic issues: Purpose, vitality, mission, and what we might call a healthy homeostasis.

We know this from nature. There is a kind of natural, functional proportionality in all Earth's living creatures. A housefly, if ten times larger, would have to be structured differently. An elephant could not, in fact, be as small as a mouse. It wouldn't work. There is a normal size range for every living creature. And it may be that same thing is true of the Church.

We are pleased to see our children grow up to be adults. But we would be worried if they didn't stop growing when they reached adult stature. A human being 20 feet tall, or 100 feet tall, would be hopelessly ungainly. Such things make good movie plots, but not livable reality.

This is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point today because of all the attention being given to

mega-churches and meta-churches. There is any underlying assumption, sometimes stated but more often simply assumed: The bigger the church is, the better. Wrong. Nothing in the Bible suggests this. Nothing in the biblical models of the Church gives this idea. By the same token, a Church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for being smaller. Size is simply the wrong question. It's like asking the question, how big should a building be? Or how big should a tree be? For the Church, the only vali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ould be: The Church should be whatever size is best in order for it to fulfill its mission and "grow up into Christ."

Perhaps, however, there is a natural proportionality to church size. I'm intrigued by the fact that throughout history, most living, vital congregations seem to have been somewhere in the range of 50 to perhaps 300. Maybe there is a natural spiritual ecology to church size. Perhaps our goal should be to have churches that number, on average, around 100 or 150, but that are committed to mission and evangelism as well as to inner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e goal would be to spin off new daughter churches from time to time rather than growing beyond their prime size.

Or maybe the natural ecology of church life means there will always be a great number of small to medium-sized churches and a scattering of very large churches.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e dynamics here are inner spiritual ones relating to the life of the Church more than they are dynamics of the surrounding culture. If so, mega-churches will always be the exception, though they may have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to play. On the other hand, cultural factors probably play a part in determining church size.

The practical lesson here is simply that we should not be preoccupied with size. This means both that we should not use size as a measure of success, and we shouldn't permit small size to be an excuse for not doing mission. We are called to faithful witness and discipleship, not numerical growth. But faithful discipleship will, in most cases, inevitably lead to growth in numbers as well.

5. Finally, complexity theory suggest that "emergent structures" arise from the Churches complex vitality as they are needed. That is,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 in vitality, ministry, and numbers will often itself give rise to the necessary structures.

This does not mean we don't need long-range planning, or that we shouldn't try to anticipate future needs. Complexity theory stresses, however, that it is simply impossible to predict very far into the future because of the multiplied number of variables which increase exponentiall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handiest illustration of this is the weather report, which is generally inaccurate if projected more than a few days into the future.)

Complexity theory is thus distrustful of long-range planning. I think the Church should be, too. Vital systems, and vital Churches, are marked more by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an they are by long-range plans. They are marked more by eschatological vision than by detailed strategies.

This is not an either/or issue, of course. God has given us the ability to think and plan and analyze, and we should use it. Churches, and especially urban churches, should be alert to demographic and other trends which will affect their life and ministry in years to come. But this kind of alertness and planning can never take the place of present vitality, faithfulness, and discipleship. The ecclesiastical landscape is littered with the skeletons of churches which had exiting long-range plans but no power to carry them out.

In a vital church, functional structures emerge naturally out of the church's life, provided there is alert, sensitive leadership.

The Church, I have suggested, should focus on what it does best. What is that? When empowered by the Holy Spirit, what the Church does best is love God with all its heart, soul, strength, and mind, and its neighbor as itself. What it does best is build a community of Jesus' disciples. Its calling is to really be the Body of Christ.

This means, it seems to me, four things in particular:

1. The Church must focus on the genuine worship of God.
2. The Church must focus on building vital, accountable community.
3. The Church must show the compassion of Christ visibly in the world.
4. The Church must provide people with a functional, livable biblical worldview.

CONCLUSION

There is still nothing in the world more revolutionary than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s still the power of God unto salvation for all who believe. We can still say: "Where sin abounded, grace did much more abound." We can find this true in our own lives and Churches today.



Howard A. Snyder is Professor of Evangelization and Church Renewal at Unit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Dayton, Ohio, USA. Formerly a missionary to Brazil, Howard is the author of *The Problem of Wineskins* and *The Community of the King*.

The church must recover the message of Matthew 25: the place of Jesus is with the poor and marginal people, living on the edge, in economic insecurity. This is the desert today.

No image is less attractive to most of us than that of the desert: barren, stark, without comforts or security. Men and women once went to the wilderness to seek God. In the desert, God's love and grace must be sufficient. Now we have abandoned the search for God, and the wilderness is in us.

Even many who have shown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system, slowly, over time, make small compromises with it and make their peace with the established order. So deep is our need for comfort and security that when our souls are not filled with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God, that need will always fill the empty spaces.

Jim Wallace, *Revive Us Agai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3).

中國情

曾家彬

在近代宣教歷史中，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有卓越的貢獻，一百多年來直到今天都有強烈的異象和卓越的成績。北美宣道會在全球五十六個國家，差出一千一百六十六位宣教士，建立了一萬四千家教會，有會眾超過二百萬人，這一切都是源於其創辦人宣信博士（A. B. Simson）的中國情。

一八七八年，宣信博士半夜醒過來，記得當晚一個夢，夢中在一個很大的禮拜堂，有幾萬人環坐在他旁邊，在講台上坐著一大群人，都是中國人，他們說不出一句話，非常痛苦緊握雙手，臉上表顯愁容。醒來心中恐懼戰兢，跪在主前說：「是的，主阿，我要去，求你差遣我！」宣信博士的中國情，成為宣道會的異象，一百年來歷久不衰，影響了千萬人。

被稱為廿世紀一位偉大的宣教師，翟輔民博士（Robert A. Jaffray）也有一段中國情。

翟輔民於一八七三年生於加拿大多倫多，父親是當時加拿大著名報紙「地球環球報」老闆，又是加拿大國會議員。翟輔民於一八九三年，就是他二十歲那年，聽了宣信博士在多倫多有關海外宣教的信息和挑戰，經過掙扎向主順服說：「主阿，我在這裏。」家裏父兄竭力反對，希望他繼承父業成為富翁，但他順服神放棄一切，於一八九七年被宣信博士派往中國傳教，同行四位其中一位年青醫生高樂弼醫生（Robert Glover），神後來使用高樂弼和翟輔民創辦了中國著名的建道聖經學院，九十多年來訓練無數傑出的華人牧師和宣教士。翟輔民又創辦了宣道書

局，出版聞名「聖經報」，建道學院和宣道出版社直到今日仍被神大大使用。翟輔民又創辦了「南洋佈道團」，後成為第一個中國差會「中華海外佈道團」，栽培一群傑出華人牧者：王載、黃原素、趙柳塘、梁細羔、王峙、林證耶、練光臨，他們都是華人宣教的先鋒。翟輔民又開創越南工場、印尼工場。一位宣教士影響三個國家，他的工作直到今天仍然繼續不停。這一切都是由一位多倫多富家子弟的中國情開始。林證耶牧師所寫的《翟輔民傳》和陶恕博士《Let My People Go》，都有詳細記述。這也是我到多倫多植堂教會所取的名字，願感動翟輔民的靈，今日加倍感動我們。

劉福群牧師（William C. Newbern）青年聖詩和宣道詩的編者，建道神學院前任院長，他一生四十多年的中國情，一九二二年被宣道會差到廣西傳道，經歷土匪、共產、走難，一九三六年任建道院長，一九四六至六九把建道由廣西帶到香港，一生四十七年在中國人當中，一同生活，一同受苦，訓練了無數華人牧師宣教士，如今遍佈全世界為神工作。劉牧師師母的中國情幾十年如一日，筆者有幸能成為他的學生感到無上的光榮。

在苦難的中國大地上，有宣教士的鮮血、眼淚和深沉的中國情，中國阿，要早醒悟悔改吧！



作者為前任南美蘇利南宣教士，前任「世界華福中心」副總幹事，現任「多倫多翟輔民宣道會」主任。

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一)

梁家麟

一、導言：認識傳統、尋求更新

「屬靈操練」熱潮

近數年來，「屬靈操練」的課題好像一陣旋風，陡地間在各地華人流行起來，各類型的研討會、講座此起彼落，相繼不輟，甚受信徒歡迎；而有關的錄音帶、書籍也站穩書市的暢銷榜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重印中世紀的靈修作品外，基督教出版社更出版了許多由十六世紀以迄當代的天主教靈修著作，迦密修會及耶穌會的隱修模式，梅頓與盧雲的作品，竟成了年輕信徒中間互相傳誦的對象。就筆者所知，至少在香港一地，還恆常舉行「靜修營」或「避靜營」，吸引教牧同工與平信徒參加，當中不少且是由天主教神甫帶領的。在這些「神師」的帶領下，更正教的教牧與平信徒努力學習據說已經失傳多時的安靜、「默觀」、曠野經歷。

以上的現象說明了甚麼事實？對更正教會又造成怎樣的影響，筆者曾發表過一些文章討論過，這裏就不再重提。無論如何，基督徒能更關注他們的屬靈境況，願意多做內省、靜修的工夫，更多的經歷上帝，總是一件好事，畢竟聖經也教導我們要更多思念上面的事，而非地上的事哩。

華人教會關注「屬靈」的傳統

一些熱衷於提倡並參與「屬靈操練」運動的人，曾批評華人福音派過分注重信仰的知識傳遞（如崇拜注重講道，無休止的講座

訓練），及事工推展（傳福音、差傳、栽培、訓練，以至大量的事奉工作），缺乏對靈性培育的關注，講壇上也太少有關靈性造就的教導。這些批評是既不符事實，又不公平的。

華人教會也許在神學研究、信仰與文化和社會的關係的反省，以及科際整合等所謂「外王」的層面沒有付上太多的心力，對普世教會的貢獻不大；但在「內聖」層面，即鼓勵信徒從事屬靈的追求、與上帝建立密切關係，以至有關信徒生活的探索上，她所造出的成就，對照於她只有百多年歷史，卻是從來不用羞慚的。我們只有「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危機（近年情況已有好轉，但仍未嘗真箇在教會內消失），卻從無過分注重「知性」而忽略「靈性」的情況。

事實上，在一些公認且至今仍具影響力的屬靈巨人的塑造下，華人教會已建立起若干較明顯的屬靈傳統來（所謂「傳統」，就是指在今日仍有影響力的過去）。必須注意的是我們不僅只有一個傳統，而是數個傳統並存著，它們既分庭抗禮，又互相揉合，形成華人教會千姿百彩的局面。較為著名而又廣為人知的包括強調認罪與「重生」經歷的宋尚節、強調倫理操守的王明道，及強調治死肉體意志的倪柝聲等（我們會在日後詳細探討他們的思想）。他們的佳行懿德至今仍為人所景仰樂道，其教導也仍在各地華人教會中傳遞，甚至可以不算誇張的說，若干主張且已成了我們屬靈「成見」，甚少有人懷

疑它們的正確性與效用呢。

舊有傳統的乏力

當然隨著時間遷移，環境嬗變，一些歷史悠久的教導，已很難不經改造及修訂而套用在今日的信徒生活上。不過，華人教會也許因著崇古與保守的心理，不敢輕言檢討或更易屬靈前輩的言論，也對時代轉變的趨勢較不敏銳，以至對他們所繼承的屬靈傳統，甚少加以檢討，審時度勢，除去不合時宜的主張，注入新的觀念和應用，甚至連公開討論也可免則免。反正真理不變，教會不變，千秋萬載，一切照舊。如此，便造成教會的教導與信徒所處的世界，所有的生活經歷和思想價值嚴重脫節。特別是年輕的信徒，既對教會裏古老的信息難起共鳴，對各樣的規條禁戒心存抗拒，對禮儀形式背後的思想內容難明所以，便覺著教會缺乏生命力，沒有時代氣息了。此時外面許多五彩繽紛的理論和實踐，甚麼「屬靈模式更新」、「崇拜模式更新」、「教會小組化」……等，便迅速攫住他們的關懷與興趣，形成一股又一股的熱潮。這些與教會生活直接相關的屬靈更新運動，幾乎全都不是由堂會所推動的，而是由外而內，即催生自福音機構；並且也多是由下而上，即先為一般信徒所傾慕，然後才影響一些年輕的傳道人及小堂會，再擴散至上層的，這些現象很值得我們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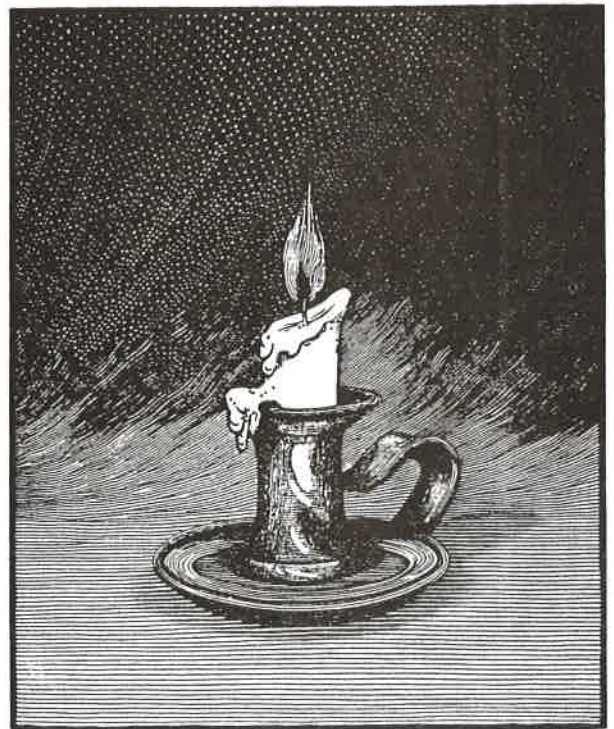
要是般信徒及年輕傳道對既有傳統感到不滿，但又因為不在其位，無法過問對自身傳統的檢討與更新，只好改易，往別處取經，學效別的传统與模式了。他們既談不上「改造」傳統，便只有「接受」或「放棄」既有傳統的考慮了。

屬靈更新運動的震盪

由於絕大多數的屬靈更新運動皆源於對自身僵化的傳統不滿，並且主張引入新的傳

統以為替代，因此所有的改變，都不能是平穩自然的在傳統中尋求改造 (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而是由一個傳統跳躍至另一個去，每次的轉變都是劇烈而急驟的，故形成教會內一個又一個的熱潮。單在過去十年的香港，我們不是經歷了「門徒訓練」、「第三波」、「內在醫治」、「崇拜更新」、「屬靈操練」等許多潮流嗎？與中國大陸推行的政治運動中的手法相仿，以上的許多屬靈更新運動，都是以強大的宣傳攻勢、大型的公開聚會、具號召力的講者，及一浪接一浪的講座和活動所促成及構成的。

並且，新興的運動既源自對舊有傳統的反動，加上它的由下而上，由外而內的性質，故甚少能善意地與舊傳統作對話，尋求共識，而主催者也不見得都能對現實的情況有較深入的理解，確定所主張的能否真正兌現在教會生活裏，只是一廂情願地以群眾運動的形式來推動；故一旦熱潮過去，理論不再新鮮，群眾的興趣冷卻後，運動便隨之瓦解。整個屬靈更新運動所主張的，也沒有多少能留存在教會之內，產生長久的影響。



認識傳統、改造傳統

要避免教會繼續經受無休止的屬靈更新運動，及以急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來尋求教會的轉變，華人教會便必須自省，一方面對自身傳統有所認識，知道自己的身分與位置，了解甚麼歷史的因素構成今日的「我」的存在，不會隨風擺動，無所歸依；另一方面也坦白承認所秉承的傳統已有過時乏力的情況，勇於檢討得失成敗，尋求及時的改變，因時制宜，使舊傳統注入新的信息或形式，恆常保持活力。簡言之，就是認識傳統、檢討傳統、更新傳統，復活(revitalize)傳統，使繼承與更新同時並進，不再陷墜至一個又一個斷層去。

面對今天教會不少人積極鼓吹輸入十七世紀或當代天主教靈修傳統的現實，筆者在承認所有屬靈傳統都有值得參考與學習的地方的同時，也必須指出兩點：第一，福音派華人教會有她自己的屬靈傳統，我們從來不乏對信徒靈性的關注，就是教會內要求信徒遵守那一堆生活的禁戒指導(dos and don'ts)，如不好看電影、上舞廳、不准抽煙、不許奇裝異服……，也只是某種屬靈觀的具體表現呢。我們可以說不喜歡以上的一套，但總不能說自己一無所有，可以隨意添加增補；第二，也許我們得承認我們所傳講的一套，真的不為相當數量的信徒所喜歡，必須及時作出修正了。

(下期待續)



作者為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信心的功課

許志偉

自一九八七年底我蒙神雙重醫治——靈性與肺癌——後，我再次踏上信心的旅途。回顧過去六年，神在不斷教導我一個信心的功課，就是如何專一依靠祂。

今天的社會特別鼓勵各種不同的專業，「專」似乎是無比的重要。無可否認，作為信徒，我們也要「專」——專一地敬拜獨一的神。當神對祂的子民說：「除了我以外，你們不可有別的神。」(出20:3)我們的回應亦只能是：「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6:4-5)神既然是獨一的，敬拜這位神，人必須專一。

專一敬拜的起點是從專心一意追求世界轉而歸向耶和華。歸向神需要約書亞的決心：「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亦要有大衛王的激情，為神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詩69:9)；更需要保羅的專一，為主緣故「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並且「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腓3:8)。專一轉向神是代表信徒的悔改生活。先知約珥說：「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你們要撕裂心腸，不要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珥2:12-13)這正是專一敬拜的起步。

當人歸向神之後，我們人生的方向便定了位，我們便朝著這方向邁進尋求神。歷代不少屬靈偉人的生命，正是一個尋求能與神

相見的旅程。從教會歷史記載，他們的共通特點，是捨棄世上令人分心的一切，專一的尋求神。神應許過，當人尋求祂時，就必尋見，但有一個條件，人的尋求必須專一。「你們在那裏必尋求耶和華你的神。你盡心盡性尋求祂的時候，就必尋見。」(申4:29)盡心盡性就是專一。今天不少信徒尋求與神建立密切與有意義的關係，卻遇上許多挫折與阻礙，究其原因，乃是缺乏專一的決心。無他，一方面既要在世界不斷追求，同時亦想追求神，這樣一心二用，恐怕不是尋求神的途徑。專一尋求神表現在信徒的禱告生活中，最終必然導致全人生命的投入。可見專一確是親近神不可或缺的條件。先知耶利米轉達神的話說：「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我必被你們尋見。」(耶29:13-14)

當信徒在悔改生活、禱告生活中學習到如何專一的歸向神、尋求神時，我們便漸漸進入一個專一的事奉生活。事奉神是祂的子民的義務和權利，故此耶和華透過摩西對法老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出10:3)事奉就是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耶和華我們的神。(申6:4-5;太22:37-39)即是說，事奉生活的條件也需要專一的態度與決心。摩西說：「…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祂的道，愛祂，盡心盡性事奉祂。」(申10:12)主耶穌更簡單明確的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太4:10)

在過去六年的學習專一的歸向神、尋求神與事奉神的過程中，我發現最困難的是專一的依靠神。或者我們太多時候慣於依靠其他人與事，會自圓其說：「啊，我一切都是神的恩賜嘛！」可是，不自覺地，我們所依靠的卻是神給予的恩賜而不是神自己。

「愛耶和華你們的神，行祂的道，專靠祂。」(申11:22)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信心旅程對我學習如何專靠神有極大的幫助，使我

的信心與事奉生活有突破性的改變。

亞伯拉罕信靠神第一個階段是祂能夠放下能看見的，信靠神那看不見的應許。在哈蘭那地方，亞伯拉罕已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及社會地位，並有良好的社會關係網絡，辦起事來，即使是神的事工，相信也方便得很。但神的計劃卻不是要在哈蘭建立以色列，而是在迦南。神要亞伯拉罕離開這個從人的角度來說是較為可靠的哈蘭，「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祂要指示的地方。(創12:1)亞伯拉罕離開那舒適、滿有安全感的哈蘭，進入那危機四伏的曠野；從一個「有」的處境，進到一個「無」的狀態，從眼看得見，手摸得到，腳踏實地的哈蘭，憑著信，「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裏去。」(希11:8)曠野最大的危機與特徵，就是沒有路標，方向不明。信徒進入屬靈的曠野，最大的考驗亦在於沒有熟悉的路標，然而正因如此，卻幫助他學習專一的依靠神，一步一步的被祂引著走。

亞伯拉罕信靠神的第二個功課是如何處理他的後嗣問題。撒拉既不生育，亞伯拉罕又如何能成為大國呢？他苦苦等了十年，最後決定用人的方法，幫神一個大忙，與使女夏甲同房，希望生下兒子作為後嗣，完成神要使他的後裔多如天上眾星的應許。人的計劃果然成功，夏甲懷孕，但亞伯拉罕家中從此雞犬不寧，因為夏甲得孕後，小看她的主母。更重要的仍是，人靠自己的能力成就的事，不是神自己成就的事。亞伯拉罕與撒拉憑著自己的恩賜能力替神辦事，得到一個似得還失的以實瑪利。神要的是以撒。但以撒的誕生是在人看來無可能的事，因為撒拉「月經已經斷絕了。」(創18:11)神說：在人認為不可能的事，並不等如在神亦不可能。「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麼？」(創18:14)在此事上，亞伯拉罕學習了除非專一依靠神，否則就不容易看見神的作為與及經歷神的大能。

多少時候，在信徒的生活中，因為信靠自己所擁有的才智能力，依賴一己的經驗籌算，滿以為替神作工，卻不知「生」下來的卻是一群「以實瑪利」哩！專一依靠神包括耐心等待。神是信實的，到了祂「所說的日期」，就自然「照祂所說的」「眷顧撒拉……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孩子」(創21:1-2)。

亞伯拉罕對神的信心是否達到專一的依靠，最後的考驗是神要求他將以撒獻為燔祭。這確實是晴天霹靂，近乎殘忍的要求。以撒豈不是神整個計劃的關鍵麼？不是神給亞伯拉罕所有應許的保證麼？以撒更是神自己信實、大能的見證！但神又為何要拆毀呢？這可不是無稽的要求？離開哈蘭是憑著信心而作的；年老得以撒亦是憑信心的依靠神而獲得的；但神竟為何拆毀這一切呢？神要試煉的是甚麼信心呢？這正是亞伯拉罕痛苦的掙扎。自從有了以撒之後，亞伯拉罕不知不覺將信心轉移至神所賜的恩典——以撒——

身上。神不要人將信心建立在祂賜的福份上，也不在祂賜的恩賜上，甚至不是祂親手所行神蹟而生的以撒身上。神要亞伯拉罕把信心建立在神自己身上。即使以撒死了，神仍是信實可靠的。要達到這個信心的高峰，亞伯拉罕需要被破碎。當他伸手拿刀殺他的兒子以撒時，他將自己一切的依靠與期望都粉碎。在亞伯拉罕的信心與神的信實之間再沒有任何人為的障礙。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亞伯拉罕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希 11:19) 亞伯拉罕的確是他自己的「死」中，重獲信心的依據。在他的自我破碎，甘願拆毀中，重新找著神的信實。當以撒也可以獻上時，亞伯拉罕再沒有其他依靠。惟其如此，他才深深的學懂專一依靠獨一真神的功課。

□作者為加拿大溫哥華維真學院副教授及中國研究部主任。專授倫理及屬靈神學等科目。

"Abandonment is, in fact, the key to the inner court — the key to the fathomless depths. Abandonment is the key to the inward spiritual life."

"Become abandoned by simply resigning yourself to what the Lord wants, in all things, no matter what they are, where they come from, or how they affect your life."

Abandonment is forgetting your past, it is leaving the future in His hands; it is devoting the present fully and completely to your Lord. Abandonment is being satisfied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no matter what that moment contains."

Jeanne Guyon (1648-1717)

「放下是走進生命至深處之途徑。放下是內在靈性生活的關鍵。」

「放下是面對人生所有之際遇，不論是何種性質，發生在任何環境，或帶來怎麼樣的影響，均願意完全體貼神的心意。」

放下是忘記你的過去，把自己的將來交託神的手中；又在目前這一刻徹底為主而活。放下是在此時此刻安然知足，不論此刻的景況如何。」

蓋恩夫人(1648-1717)

靜修營：曠野的經歷

靜修營的意義

「後來我必勸導他，領他到曠野，對他說安慰的話。」（何2:14）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可1:12）

「我知道自己每天不能缺少一段真正休息的時間，每週也不能不騰出一段較長安靜的時刻，每年更須要定期放下一切事務，退到『山上』或『曠野』，在安靜中聆聽內裏及上頭的聲音。」

～蔡元雲

靜修營是要引導你走進曠野，在那裏經歷歸回安息，與神相遇。這不是為少數特別追求、特別屬靈的人而設，而是為每一位弟兄姊妹預備。

靜修營的設計

每一個靜修營的內容和主題或許不盡相同，但所有程序的設計均建基在下列八個原則之上。

1. 簡樸(Simplicity)：程序簡單，沒有繁複緊湊或使人更感疲乏之活動節目。幫助參加者保持清楚的焦點：尋求神的面。
2. 放緩(Slow Down)：「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賽30:15)幫助參加者放鬆那因忙、急、快而繃緊的身體和心靈，慢慢去再次感受神的同在，和經歷靈性的甦醒。

3. 靜默(Silence)：參加者被導引操練靜默，這不是消極地閉嘴不言，而是學習聆聽大自然，聆聽別人，聆聽自己，聆聽神。
4. 空間(Space)：靜修營的程序和導師的講解提供了外在的空間，讓參加者把握屬靈操練的方向；心靈的倒空闢出了內在的空間，讓神可以充滿和在生命上自由作工。
5. 聖經(Scriptures)：「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119:105)神的話是各種默想和教導的基礎和內容，幫助參加者被神的話模造和更新。
6. 聖餐(Sacrament)："The Eucharist is the center and model for all Christian spirituality." (John Macquarrie)「聖餐是基督徒靈性的中心與楷模。」回到聖餐桌前，來到十字架下，得安息，得赦免，得醫治，得光照。
7. 成聖(Sanctification)：不鼓勵追求特殊的屬靈經驗，而是要讓「基督成形在心裏」(加4:19)：關係的改善、品格的培育，個性的突破、屬靈的果子。
8. 聖靈(Spirit)：聆聽聖靈，倚靠聖靈，順服聖靈；求永生真神的靈，今來復興我，碎我，熔我，陶我，用我，求永生真神的靈，今來復興我。

你若希望更多了解靜修營，
你若希望參加靜修營，
你若希望我們的同工前往你的
團契、教會帶領靜修營，
歡迎與我們聯絡！

再造一顆寬恕的心

莫偉強

靜修營第一晚，導師要我們用一個字去描述對未來兩天的盼望。深思後，我選擇了一個「淨」字。原因是我感覺到心底有很多東西很沉重，希望可以得到淨化。其實，可能是一種深沉而不自知的渴求，心靈已被憤怒和委屈所佔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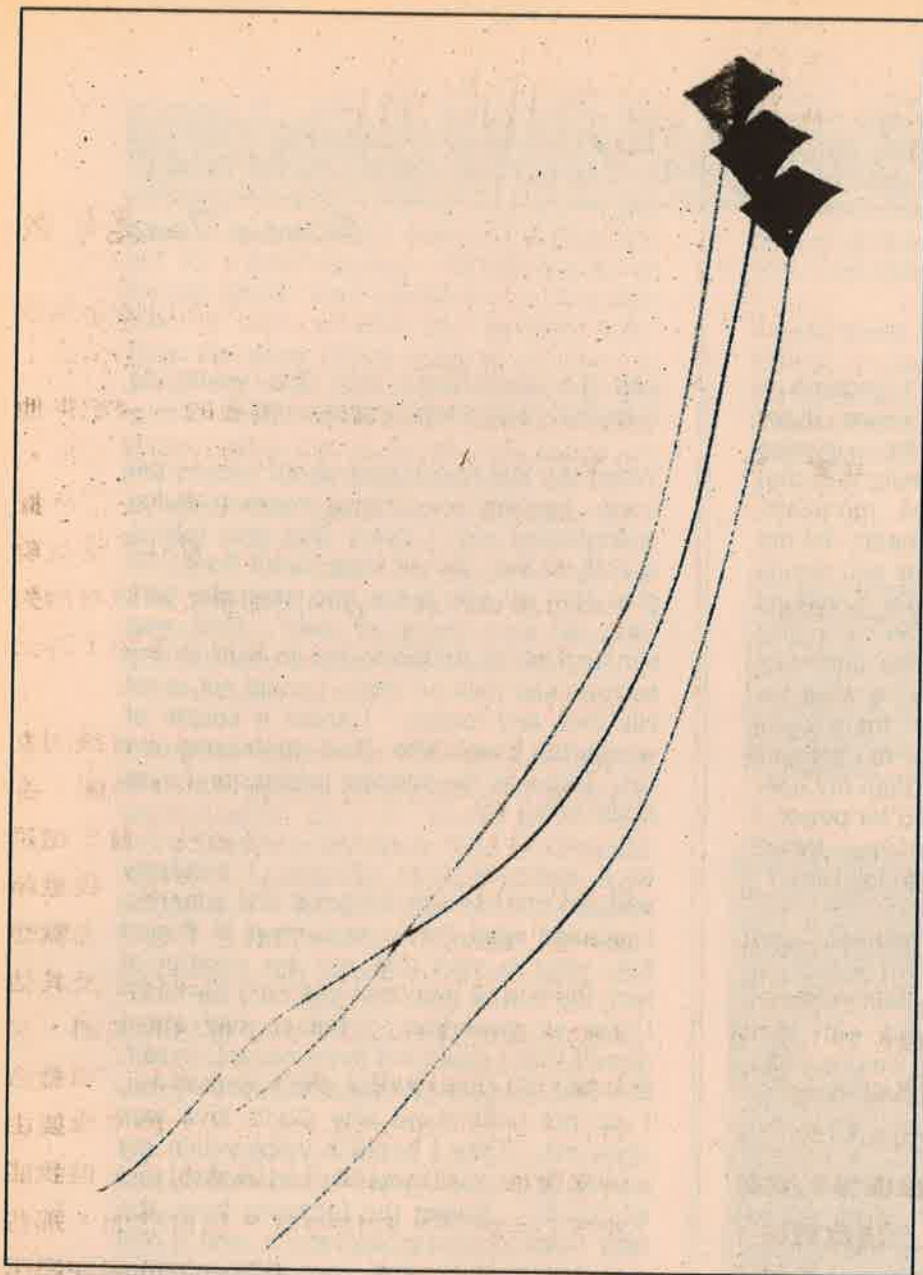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導師主講第一堂的專題後，靜默時間正式開始，主旨是透過靜默的外在環境及寧靜內在心境，去闢出一個空間來與神相遇，向祂傾心吐意。所以，第一步必先面對自己的心及沉澱在裏面的事物。由於在本年初我已開始使用《經歷神》作靜修默想功課，所以比較容易達到安靜的心境。但當要碰觸壓在心底的回憶時，我卻不期然產生一些憤怒。這怒氣是由於近幾週我輪候綠卡的排期已近，到法律顧問那裏跟進時，才知道過去幾年申請的過程中，被誤導做了一些不可挽救的錯誤，現在真的不知如何收拾。由此亦勾起了來美五年的諸般被傷害和委屈等不如意事，當這些舊傷口一一被掀開時，怒氣和委屈油然而生，自覺是受害者，現在居然要求神原諒我的罪！產生了一種不願意也不能放下的心境。

越想得多，憤怒就越深，甚至覺得自己已被憤怒所控制，幸好心底仍有一絲警覺，不能被這種怒氣來控制。最後，我放棄了默想，回到宿舍，希望換了地方可重新進入默想。但當靜下來時，這種怒氣卻又再湧溢充塞著我的心靈和思想，我實在受不了這苦楚，惟有倒頭去睡，結果真的入睡了。直到一小時後飯堂鐘響才醒過來。

午飯後是「靜默導引」的時間，原意是幫助一些不熟習默想的營友。我去參加，原

因是想逃避上午的經歷，把時間用掉在聚會上算了。當時導師作了很好的介紹和指引，但可惜那些不是我當時所需要的。只記得他以東方博士跟隨一顆星尋找降生的救主時，有一段時間不見了那星，博士們失去了依據，四處找人查問救主的下落，直到那星重現才得以尋見耶穌。他指出那星從來沒有消失，只是因一些客觀環境或黑雲等阻擋了博士的視野。

這使我重新回到思考中。我亦曾跟朋友分享過：五年前好像甚麼都帶來了美國，卻把神留在香港。是神不再眷顧我了嗎？還是有甚麼黑雲使我與神分隔呢？之後，我重新使用默想教材中的「一顆愈合的心」去默想，想到自己的心是否有空間去接待主及其他人呢？知道自己心裏長滿了苦毒的尖刺，又怎樣可以接待神呢？現在必先要有一顆愈合的心才可以。我知道這愈合的功課不單要由神來醫治，同時也要自己願意配合。但我能放下心中的不平和憤懣嗎？很自然地，那些曾傷害過我的面孔，一張又一張的浮在我眼前，不由自主的在寧靜的群山中，美麗的太平洋旁痛哭起來。當時很想控制自己的哭聲和眼淚，因為有些人也在附近，在我身旁就有三個美國人讚嘆著周圍的美麗洋房。然而，我卻無法忍住心中的委屈和難過，這時我看到耶穌也與我一起承受著這些傷害與難過，以慈愛溫柔的目光看著我，與我一同經歷內心的掙扎和痛苦。祂沒有說話，但我心中口中不期然的背禱著主禱文，到了「饒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時，我心中很有感動，也看到雖然我有被人得罪的地方，但有更多是我得罪人及得罪神的事，



晚上的聖餐中，主禮人邀請我們在聖餐桌前禱告並交出自己那些被捆綁、受傷、苦毒、迷失及剛硬的心。在這次禱告中，我除了求神幫助我重新模造一個合宜的心外，更第三次去寬恕那些面孔。這次我真的感覺到釋放和蒙赦的真實。心中也充滿了喜悅和接納及被接納的空間。感謝主！

以後，或許我仍會被傷害或傷害人，但是我知道無論在甚麼樣的環境中，神都會接納及醫治我，使我有機會改變和繼續親近祂。祂會一直看顧我和拖帶我走這一生。

藉著這次靜修營，我得到了醫治和與神恢復了關係。營中要求我們不得與別人交談，也就是說不能以談話、討論或知識學習來逃避自己的問題，而必須尋求神親自醫治和釋放。往日這些軟弱都被緊緊的壓在心底裏，每日以工作、說話、甚至是學習等來掩蓋著，不讓它洩漏出來，既不敢在人前

透露，也不會交給神。但靜修營的靜默環境卻把它淘出來及淨化了。聖餐再次提醒我與神是一種以心換心的契通，禱告中知道主的愛是隨時隨地的同在；無論何時，人只要回轉，主必接納我們。在這次靜修營中，還看見了不少營友經歷了同樣的醫治和感動。

我又怎可以這樣自以為是呢？我祈禱說：「神，我原諒了×××；神，我饒恕了×××。」

在這次禱告中，我逐一原諒了那些過去得罪或傷害過我的人。禱告後我卻沒有感到一絲的安慰和真實，心底裏仍未覺得真的釋放。再繼續默想，越來越覺無力，那些面孔和傷痛仍在，原來寬恕並不容易。我再次祈禱，求神使我有能力去寬恕，且又一次將那些面孔一一交給神，求神使我有能力去寬恕他們每一個。禱告之後，心裏的痛漸漸退去，也有了釋放的感覺。



作者為「洛杉磯民主中國陣線」主任，現於格蘭岱爾羅省基督教會聚會。

My experience with God during the Retreat

Simon Tam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I became a Christian. During these ten years, there were moments that I really felt the existence of God, His comfort, and His being with me. I enjoyed every bit of those moments. However, those wonderful moments did not last and there were so many ups and downs in my spiritual life that my daily devotions became a constant struggle. Even though I knew that spending time with the Lord was good for me, I did not experience what He promises in the Bible. I was not more joyful than the people around me and my life was not that much more 'abundant' than my non-Christian brother. When I asked for power, I remained as powerless as before. Why? Was there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Bible?

About one week before the retreat, God responded to my question. He pointed out to me that the reason for not being able to maintain a constant relationship with Him and not being joyful and strong was because of a sin ... a sin which I had become accustomed to as a result of watching lustful television and videos. Under a normal family setting, it was not too bad because there was not much of a chance for me to sin. But when I was alone and away from home for business trips, I was easily subdued by lustful scenes on television in my hotel room. Every time I committed the sin, I felt very sorry and eventually turned to God for forgiveness. I knew that His forgiveness was always there when I asked for it and He never disappointed me.

However, I did not really repent from what I did, because I would commit the same sin again in the next available opportunity, and this pattern went on and on for many years. I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is sin has been preventing me from claiming God's promises. I started to pray about my situation and asked God to help me to get out of the sinful pattern. I went to the retreat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God would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And He did.

When the speaker talked about one of the major barriers to spiritual renewal being unconfessed sin, I knew God was talking directly to me. As we sang 'Spirit Song', "O give Him all you tears and sadness, give Him all your years of pain", God was sending the invitation to me to cast all my sorrows and pain on Him. I could not resist His love any longer. I spent a couple of wonderful hours with God confessing my sin. That was the deepest confession I ever made in my life.

As I came in front of Him,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He was so great and superior. I recalled what David exclaimed in Psalm 8:4, 'what is man that you are mindful of him, the son of man that you care for him?' I was so unworthy. I felt so bad about myself that I could not even accept myself. But God still cared for me and accepted me. I did not understand why God's love was upon me. Then I heard a voice within my saying, 'You don't have to understand, just accept it'. During the following hour, the Holy Spirit prompted confession and a real repentance which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just asking for forgiveness.

Then I expected God to show His mercy to me in a special way since my confession was so honest and so true. I waited and waited. God was silent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of time. I thought that there might be other areas of my life that needed cleansing too. So, I re-examined myself and searched for things that needed to be brought in front of God. However, I could not think of anything significant. I was puzzled and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Then it dawned on me. God's forgiveness had already been granted without me realizing it. He did exactly what He

promises in I John 1:9,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and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purify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But for me, it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and I could not accept this fact for a brief moment. All that burden of the sin which I had carried for so long was lifted in such a calm and peaceful way. Then the song,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came to my mind. I picked up the retreat song book and started singing. When I sang the words 'O what peace we often forfeit, O what needless pain we bear', my eyes were flooded with tears because it exactly described my conditions prior to this encounter with God. I praised Him for His love, His faithfulness, and His comfort. I thanked Him for not only being the Almighty God but also a dear friend who listened to me and cared for me.

Then, He taught me one of the biggest lessons of my life. In the past, I was such a 'sophisticated' Christian that I knew God would forgive every single time I confessed my sin. The forgiveness was so easy and natural that I was confident that He would forgive even before I sinned. I took confession very casually. The result was that I lost the ability to mourn over sin and easily bowed to temptation. But this time, God showed another dimension of His mercy - the cost behind His forgiveness.

The Holy Spirit prompted me to read Isaiah 53 and to remind me of what Jesus had done for me at Calvary. 'Surely he took up my infirmities and carried my sorrow, ... But he was pierced for my transgressions, he was crushed for my iniquities; the punishment that brought me peace was upon him, and by his wounds, I am healed. I,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I turned to my way; and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me ... He was oppressed and afflicted, yet he did not open his mouth; he was led like a lamb to the slaughter, and as a sheep before her shearers is silent, so he did not open his mouth ... for the transgression of mine he was stricken'.

Jesus did not have to be despised and rejected ... He did not have to be pierced to the cross ... His blood did not have to be poured out from the cross ... He did not have to be crushed without opening His

mouth. Jesus endured all this for one and only one reason. He did these because of MY SIN. My mind went blank and I fell on my knees. I was completely engulfed by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only thing I could utter was 'I am not worth it, the cost is too high'.

I really thank God for healing me during the retreat. I dare not to say I will not commit the same sin again. My prayer is that when temptations come, I will be reminded of the premium cost that Jesus has paid for me on the cross.



Simon Tam is an electrical engineer working for an electric power company. He is married with 2 children and is a member of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 Center in Philadelphia.



Introducing:

THE CHINESE STUDY BIBLE

— The lowest-priced study Bible in simplified Chinese script specially designed to help the pastors, evangelists and church leaders in China —

The Bible League began working on the Chinese Study Bible in 1957. This complete Bible includes a topical index and concordance. It has maps, historical outlines and 230 pages of Bible outlines for preaching and sermon preparation. The cost of this 2,110 pages Bible is \$6 per copy.



**You
might
call it a
pocket-sized seminary.**

HOW TO PURCHASE

You can purchase the CHINESE STUDY BIBLE directly from The Bible League, 16801 Van Dam Road, South Holland, Illinois 60473, U.S.A. Tel. 708-331-2094 or 800-334-7017.

FREE DISTRIBUTION SERVICE

The Bible League also offer free distribution service for you. They can, on your behalf, place your order of the CHINESE STUDY BIBLE into the hands of pastors, evangelists and church leaders in China.

大使命中心常費財政報告

在九四年常費預算以外，另有莫斯科(四月份)及聖彼得堡(八月份)跨越文化(對俄國人)事工，當地籌備小組的預算如下：

莫斯科(四月份)

日間更新動員大會	\$ 5,200美元
晚間佈道大會	\$ 3,600美元
宣傳	\$ 4,000美元
翻譯、交通、雜項	\$ 3,800美元

合共：\$16,600美元

聖彼得堡的籌備小組預計八月份日間及晚上聚會費用共美金二萬元左右。請為常費(五十七萬)及俄國跨越文化事工費用(三萬六千)代求及奉獻。

九四年一至四月收支報告

	一月(Jan)	二月(Feb)	三月(Mar)	四月(Apr)
收入：				
Contributions				
常費 General Fund	\$20,708.17	\$21,269.16	\$20,620.65	\$38,630.99
推動普世差傳 Mission Mobilization	\$ 23.00	\$ 6,038.30	\$ 3,704.11	\$ 6,763.43
宣教教育 Mission Education		\$ 6,282.00		
指定基金(植堂、神學院) Designated Funds			\$ 762.40	\$ 300.00
	<u>\$20,731.17</u>	<u>\$33,589.46</u>	<u>\$25,087.16</u>	<u>\$45,694.42</u>
支出：				
Expenditures				
常費 General	\$23,544.61	\$18,007.70	\$22,058.16	\$26,278.26
推動普世差傳 Mission Mobilization			\$ 8,154.23	\$13,072.25
開發新工場 New Mission Fields	\$ 2,859.13	\$ 4,588.75	\$ 739.65	
宣教教育 Mission Education	\$ 1,950.03	\$ 7,205.73	\$ 9,477.25	\$ 1,104.75
靈命更新 Spiritual Renewal				\$ 1,000.00
其他 Others			\$ 4,000.00	
	<u>\$28,353.77</u>	<u>\$29,802.18</u>	<u>\$44,429.29</u>	<u>\$41,455.26</u>

大使命中心俄羅斯短宣 雙城記



莫斯科華人教會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成立，
五位華人牧師為八位初信者施洗。

Moscow Chinese Church established, April 21, 1994.
Eight new believers baptized by five Chinese ministers.



聖彼得堡華人教會成立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時舉行佈道餐會，與會者260人，其中250人決志歸主。

St. Petersburg Chinese Church established, April 24, 1994.
Among 260 attendants, 250 accepted Christ in the evangelistic dinner meeting.